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一百二十回的水滸

(一)

施耐庵著
胡適序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一百二十回的水滸

(一)



國學基本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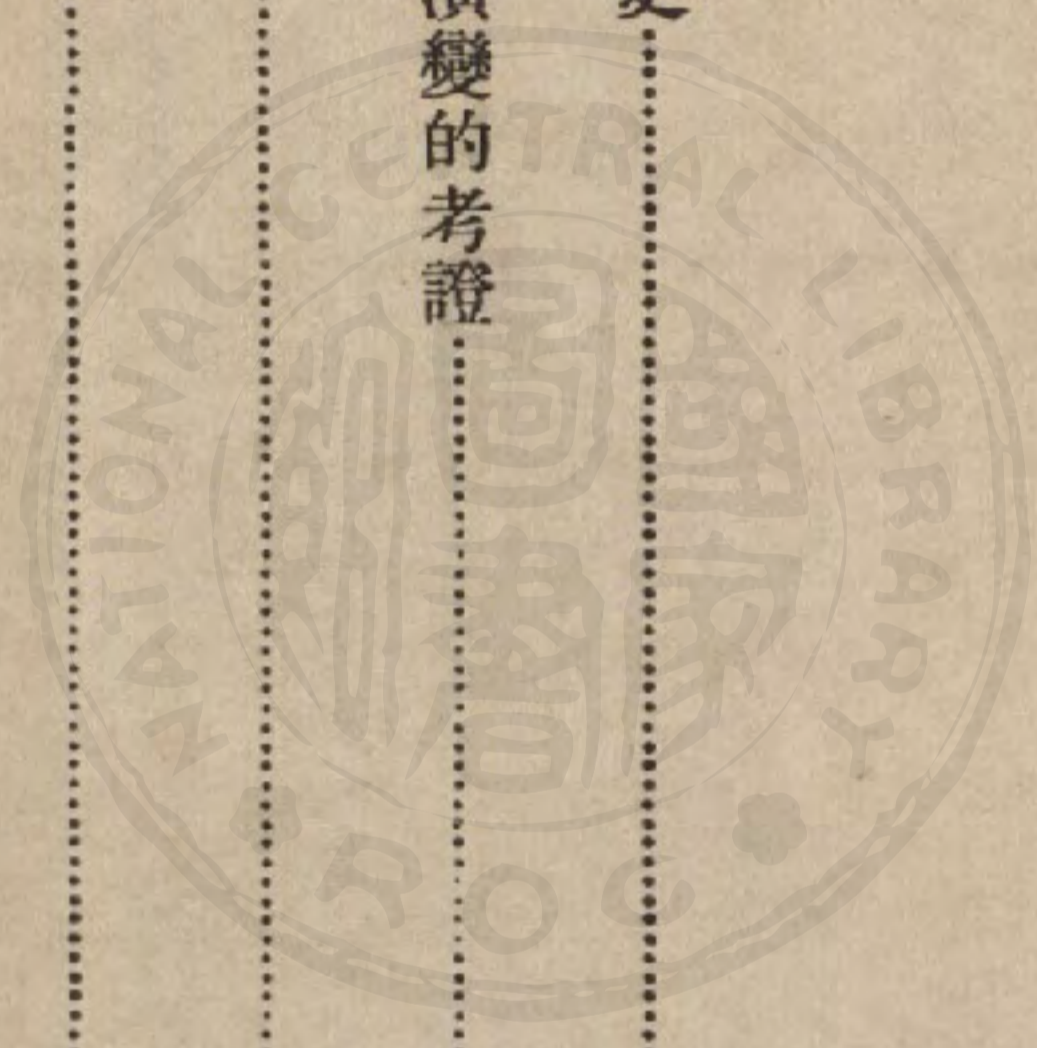
文
抄

434
23 v.1

水滸傳新考

目次

(一) 水滸版本出現的小史	一
(二) 十年來關於水滸傳演變的考證	五
(三) 我的意見	一六
(四) 論百二十回本	二八



435732

水滸傳新考

胡適

——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全書序——

(一) 水滸版本出現的小史

這三百年來，大家都讀慣了金聖歎的七十一回本水滸傳，很少人知道水滸傳的許多古本了。水滸傳古本的研究只是這十年內的事。十年之中，居然有許多古本出現，這是最可喜的事。

十年前（民國九年七月）我開始做『水滸傳考證』的時候，我只有金聖歎的七十一回本和坊間通行而學者輕視的征四寇。那時候，我雖然參考了不少的旁證，我的許多結論都只可算是一些很大膽的假設，因為當時的證據實在太少了。（胡適文存卷三，頁八一——一四六。）

但我的水滸傳考證引起了一些學者的注意，遂開了搜求水滸傳版本的風氣。我的考證出版後十個月之內，我便收到了這些版本：

(1) 李卓吾批點忠義水滸傳百回本的第一回到第十回，日本岡島璞翻明刻本。(一七二八年刻。)

(2) 忠義水滸傳百回本的日本譯本，岡島璞譯。(一九〇七年排印。)

(3) 忠義水滸傳百十五回本，與三國志演義合刻，名爲英雄譜，坊間名爲漢宋奇書。(有熊飛的序，似初刻在崇禎末年。)

(4) 百二十四回本水滸傳。(光緒己卯，卽一八七九年，大道堂藏版，有乾隆丙午年的序。)此外我還知道兩種版本：

(5) 百十回本忠義水滸傳，也是與三國志合刻的英雄譜本。(日本鈴木虎雄先生藏。)

(6) 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傳，明刻本。(日本京都府立圖書館藏，有楊定見序。)

這兩種我當時雖未見，却蒙日本學者青木正兒先生把他們的回日和序例都鈔錄了寄給我。

我有了這六種版本作根據，遂又作了一篇水滸傳後考。(胡適文存卷三，頁一四七—一八四。)這是民國十年六月的事。

民國十二年左右，我知道有三四部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全書出現，涵芬樓得了一部，我自己得了一部，還有別人收着這本子的。後來北京孔德學校收着一部精刻本，圖畫精緻可愛。

民國十三年，李玄伯先生的姪兒興秋在北京冷灘上得着一部百回本忠義水滸傳。據玄伯說

（重刊忠義水滸傳序）

觀其墨色紙色，的是明本。且第一冊圖上每有新安刻工姓名，尤足證明即郭英（適按，當作郭勛）在嘉靖年間刻於新安者。明代水滸面目，遂得重睹。

我不曾見着興秋先生的原本，但此書既名『忠義水滸傳』，似非郭武定的舊本，因為我們從百二十回本的發凡上知道『忠義』二字是李卓吾加上去的。新安刻工姓名，算不得證據，因為近幾百年的刻圖工人，要算徽州工人為最精，至今還有刻墨印的專業。故我們只能認李先生的百回本是李卓吾的忠義水滸傳的一種本子。（玄伯的本子沒有『引首』一段，只從張天師祈禳起，與日本翻刻的李卓吾本稍不同，不知是否偶闕這幾頁。）

玄伯先生於民國十四年把這部百回本標點排印出來，於是國中遂有百回本的重印本。（北京

錫拉胡同一號李宅發行，裝五冊，價二元七角。

前年商務印書館把涵芬樓所藏的百二十回本水滸傳也排印出來，因為我的序遲遲不能交卷，遂延到今年方才出版。

總計近年所出的水滸傳版本，共有下列各種：

甲 七十一回本（金聖歎本）

乙 征四寇本（亞東圖書館水滸續集本）

丙 百十五回本（英雄譜本）

丁 百十回本（英雄譜本）（鈴木虎雄藏）

戊 百二十四回本（胡適藏）

己 李卓吾忠義水滸傳百回本

（1）李玄伯排印本

（2）日本岡島璞翻刻前二十回本

(3) 日本岡島璞譯本

庚 忠義水滸全書百二十回本

(二) 十年來關於水滸傳演變的考證

十年前我研究水滸傳演變的歷史，得着一些假設的結論，大致如下：

(1) 南宋到元朝之間，民間有種種的宋江三十六人的故事。有宣和遺事和龔聖與的三十六人贊可證。

(2) 元朝有許多水滸故事，但沒有水滸傳。有許多元人雜劇可證。

(3) 明初有一部水滸傳出現，這部書還是很幼稚的。我們叫他做『原百回本水滸傳』。這部書也許是羅貫中做的。

(4) 明朝中葉，約當弘治正德時代，另有一種七十回本水滸傳出現。我假定這部書是用『原百回本』來重新改造過的，大致與現行的金聖歎本相同。這部書也許是『施耐菴』作的，但『施

耐菴』似是改作水滸傳者的托名。

(5)到了明嘉靖朝，武定侯郭勛家裏傳出一部定本水滸傳來，有新安刻本，共一百回，我們叫他做『百回郭本』。我假定這部書的前七十回全採『七十回本』，後三十回是刪改『原百回本』的後半部的。『原百回本』後半有『征田虎』和『征王慶』的兩大部分，郭本都刪去了，却加入了『征遼國』一大段。據說舊本有『致語』，郭本也刪去了。據說郭本還把閻婆事『移置』一番。這幾點都是『百二十回本』的發凡裏指出的郭本與舊本的不同之點。（郭本已不可得，我們只知道李卓吾的百回本。）

(6)明朝晚年有楊定見袁無涯編刻的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全書出現。此本全採李卓吾百回本，而加入『征田虎』『征王慶』兩大段；但這兩段都是改作之文，事實與回目皆與別本（征四寇，百十五回本，百十回本，百二十四回本）絕不相同；王慶的故事改變更大。

(7)到金聖歎才有七十一回本出現，沒有招安和以後的事，却多盧俊義的一場夢，其他各本都沒有這場夢。

(8)七十一回本通行之後，百回本與其他各本都漸漸稀少，於是書坊中人把舊本水滸傳後半部印出單行，名爲『征四寇』。我認征四寇是『原百回本』的後半，至少其中征田虎王慶的兩部分是『原百回本』留剩下來。

這是我九年十年前的見解的大致。當時水滸版本的研究還在草創的時期，最重要的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我都不曾見着，故我的結論不免有錯誤。最大的錯誤是我假定明朝中葉有一部七十回本的水滸傳。(胡適文存卷三，頁一七一——一七六。)但我舉出的理由終不能叫大家心服；而我這一種假設却影響到其餘的結論，使我對於水滸傳演變的歷史不能有澈底的了解。

六七年來，修正我的主張的，有魯迅先生，李玄伯先生，俞平伯先生。

魯迅先生的主張是：

原本水滸傳今不可得……現存之水滸傳，則所知者有六本，而最要者四。

一曰一百十五回本忠義水滸傳，前署『東原羅貫中編輯』，明崇禎末與三國演義合刻爲英雄譜，單行本未見……文詞蹇拙，體制紛紜，中間詩歌亦多鄙俗，甚似草創初就，未加潤色者。雖

非原本，蓋近之矣。……又有一百十回之忠義水滸傳，亦英雄譜本。……別有一百二十四回之水滸傳，文詞脫略，往往難讀，亦此類。

二曰一百回本忠義水滸傳。……武定侯郭勛家所傳之本。……今未見。別有本，亦一百回，有李贄序及批點，殆卽出郭氏本，而改題爲『施耐菴集撰，羅貫中纂修』。……文辭乃大有增刪，幾乎改觀，除去惡詩，增益駢語，描寫亦愈入細微。如述林冲雪中行沽一節，卽多於百十五回本者至一倍餘。

三曰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全書，亦題『施耐菴集撰，羅貫中纂修』。……全書自首至受招安，事略全同百十五回本，破遼小異，且少詩詞，平田虎王慶，則并事略亦異。而收方臘又悉同。文詞與百回本幾無別，特於字句稍有更定。……詩詞又較多，則爲刊時增入。……

發凡云：『古本有羅氏致語，相傳燈花婆婆等事，旣不可復見，乃後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損之者，有嫌百二十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郭武定本卽舊本移置閻婆事，甚善。其於寇中去王田而加遼國，猶是小家照應之法，不知大手筆者正不爾爾。』是知水滸有古本百回，當時『旣

不可復見；』又有舊本，似百二十回，中有『四大寇』，蓋謂王、田、方及宋江，卽柴進見於白屏風上御書者。郭氏本始破其拘削王、田而加遼國，成百回；水滸全書又增王、田，仍存遼國，復爲百二十回……然破遼故事，慮亦非始作於明。宋代外敵憑陵，國政弛廢，轉思草澤，蓋亦人情，故或造野語以自慰；復多異說，不能合符，於是後之小說既以取捨不同而紛歧，所取者又以話本非一而違異。田虎、王慶在百回本與百二十回本，名同而文迥別，殆亦由此而已。惟其後討平方臘，則各本悉同，因疑在郭本所據舊本之前，當又有別本，卽以平方臘接招安之後，如宣和遺事所記者……然而證信尙缺，未能定也。

總上五本觀之，知現存之水滸傳實有兩種：其一簡略，其一繁縟。胡應麟（筆叢四十一）云：『余二十年前所見水滸傳本，尙極足尋味。十數載來，爲閩中坊賈刊落，止錄事實，中間游詞餘韻，神情寄寓處一概刪之，遂不堪覆瓿。復數十年，無原本印證，此書將永廢。』應麟所見本，今莫知如何。若百十五回簡本，則成就殆當先於繁本，以其用字造句，與繁本每有差違，倘是刪存，無煩改作也……

四曰七十回本水滸傳……爲金人瑞字聖歎所傳，自云得古本，止七十回，於宋江受天書之後，卽以盧俊義夢全夥被縛於嵇叔夜終……其書與百二十回本之前七十回無甚異，惟刊去駢語特多；百廿回本發凡有『舊本去詩詞之繁累』語，頗似聖歎真得古本。然文中有因刪去詩詞而語氣遂稍參差者，則所據殆仍是百回本耳……（中國小說史略，頁一四一——一四八。）

魯迅先生之說，很細密周到，我很佩服，故值得詳細徵引。他的主張，簡單說來，約有幾點：

（1）水滸古本有兩種，其原百回本在晚明已不可復見，但還有一種百二十回的舊本，中有『四大寇』，謂王、田、方、及宋江。

（2）也許還有一種古本，招安之後卽接絳征方臘。

（3）這些古本的真相已不可考，但百十五回的文字『雖非原本，蓋近之矣。』

（4）一百回的郭刻本與李卓吾本，刪田虎王慶兩大段，而加遼國文字大有增刪，幾乎改觀，描寫也更細密。

（5）一百二十回本的文字，與百回本幾乎無分別，加入改作的田虎王慶兩大段，仍保存征遼一

大段。

(6) 總而言之，水滸傳有繁本與簡本兩大類：百十五回本，百十回本，與百二十四回本，屬於簡本；百回本與百二十回本，屬於繁本。明人胡應麟（生一五五一，死在一六〇〇以後）以為簡本是後起的，是閩中坊賈刊落繁本的結果。魯迅先生則以為簡本近於古本，繁本是後人修改擴大的。

(7) 七十回本是金聖歎依據百回本而截去後三十回的，為水滸傳最晚出的本子。

*

*

*

*

俞平伯先生的『論水滸傳七十回古本的有無』（小說月報十九卷四號，頁五〇五——五〇八），即採用魯迅先生的主張，不承認有七十回古本。魯迅先生曾說：

又簡本撰人止題羅貫中……比郭氏本出，始著耐菴，因疑施乃演為繁本者之託名，當是後起，非古本所有。

平伯承認此說，列為下表：

簡本百回

羅貫中

繁本百回

施耐菴

羅貫中

金本七十一回

施耐菴

平伯又指出聖歎七十一回本的特點，除掉偽作施耐菴序之外，只多了第七十一回的盧俊義的一場惡夢。平伯以為這一夢是聖歎添入的。他說：

依適之後考的說法……是各本均無此夢也。適之以為聖歎會有的古本，豈不成為孤本乎？

※

※

※

※

李玄伯先生（宗侗）重印百回本水滸傳時，做了一篇很有價值的讀水滸記，其中第一節是『水滸故事的演變』很有獨到的見解。玄伯先生說，水滸故事的演變，可分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先有口傳的故事，不久即變成筆記的水滸故事。這時期約當北宋末年以至南宋末

年。玄伯說：

這種傳說當然是沒有系統的，在京東的注意梁山，在京西的注意太行山，在兩浙的注意平

方臘。並且各地還有他所喜愛的中心英雄。

這還是水滸故事口傳的時期。這時期的經過不甚久，因為南宋時已經有了筆記的水滸故事了。

玄伯引龔聖與的宋江三十六人贊序和宣和遺事爲證。他說：

但是那時的記載……只是短篇的。這種本子現時固然逸失了，我卻有幾個間接的證據。

(一)現在水滸傳內，常在一段大節目之後加一句『這個喚作……』如……『這個喚做智取生辰綱。』大約以前有段短篇作品，喚作『智取生辰綱』，所以結成長篇以後，還留了這麼一句。

(二)宋江等在梁山，忽然敘寫他們去打華州，似乎非常的無道理。但是我們要明白了初一步的水滸是短篇的，是無系統的，就可明白了這無道理的理由。上邊我說過，梁山左近有梁山的水滸故事，京西有京西的水滸故事。龔聖與的贊有四處『太行』字樣，足可證說宋江等起於京西的，在當時頗盛行。華州事即京西故事之一。後人想綜合京東京西各種爲一長篇，想將宋

江從京東搬到京西，只好牽出史進被陷……以作線索了。

玄伯又說：

這些短篇水滸故事，是與元代的雜劇同時或稍前的。元曲的水滸劇即取材於這些篇。因為他們的傳說，作者產地的不同，所以內容常異，雜劇內人物的性格也因取材的不同而不一致。第二個時期，約在元明之間，『許多的短篇筆記，連貫成了一回一回的，變作章回體的。

長篇水滸故事。』玄伯很大膽地假定當時至少有所謂『水滸四傳』

第一傳的事蹟，約等於百回本的第一回至第八十回所包含的，就是從誤走妖魔起，至招安止。

第二傳是百回本的第八十回至第九十回，平遼一段。

第三傳是百回本所無，征田虎王慶一段。

第四傳是百回本第九十回至一百回，平方臘一段。

爲什麼說水滸四傳，而不說一傳呢？

重要的理由是四傳內的事蹟互相衝突。在短篇的時候，各種故事的產生，地點不同，流傳不同，

互相衝突的地方在所不免。如果當時就直接的成爲一傳……自應刪去衝突字句，前後照應。現在所以不如此者，恰因是經過四傳分立的階級，在合成一傳則衝突者，在四傳各身固不必皆衝突也。

玄伯舉了幾條證據，第一條即是我十年前指出王進即是王慶的化身。（水滸傳考證頁一二五，後考頁一五九——一六一。）玄伯不信我的主張，他的解釋是『兩傳或者同一藍本。』第二條是我九年前指出智真和尚兩次送給魯智深的四句終身偈語，前後不同，我疑心前四句是七十回本所獨有。（後考頁一七三——一七四。）玄伯說：『以前大約相傳有智真長老贈四句言語的這回事，兩傳皆竊仿罷了。』第三條證據是前傳的蓼兒洼是梁山泊的一部分，而方臘傳裏卻把蓼兒洼認爲楚州南門外的一塊地方。

玄伯又說：

卽以文體而論，四傳亦不甚相同，且所用地名，亦多古今的分別，皆足證明各傳非一人一時之所集，更足證各傳集成時的先後。前傳及征方臘傳，征二寇傳較老，征遼傳次之。征方臘傳所用

宋代地名最多……前傳經後人修改處似較多……

第三時期，約在明代，『即將水滸長篇故事，或二傳，或三傳，或四傳，合成更長篇的水滸傳。百回本即合三傳（前傳，征遼，征方臘）而成，百二十回本即合四傳而成者……因為他們是分開的，自成一段，所以合二傳，三傳，四傳，皆無不成。』

第四時期，即清初以後，『田王，征遼，方臘三傳皆被刪去，前傳亦被刪去七十一回以後的事蹟，加了盧俊義的一夢，變作現行的七十回本。這種變化，完全是獨出心裁。他雖假託古本，這個古本卻似並未存在過。』

李玄伯先生之說，有很大膽的假設，有很細密的推論，我也很佩服，所以也詳細摘鈔在這裏。

（二）我的意見

玄伯先生的四期說，我最贊成他的第一時期。他指出最初的水滸故事是短篇的，沒有系統的，不一致的，並且各地有各地最喜歡的英雄。玄伯是第一個人發見這種『地方性』，可以解決許多困難。

元人雜劇裏的水滸故事，便是從這種有地方性的短篇來的。

但玄伯說的第二時期，我卻不敢完全贊同。他假定最早的長篇水滸故事會經過所謂『四傳』的過渡時期。他說：

如果當時就直接的成爲一傳……自應刪去衝突字句，前後照應……

這個理由，我認爲不充分。百回本是結成一傳的了，前後並不衝突，衝突的字句都刪去了。百十五回本和百二十四回本也是結成一傳的，其中便有前後衝突的地方，如既有王進被高俅陷害，又有王慶被高俅陷害；既有高俅投奔柳世權，又有高俅投奔柳世雄。可見衝突字句的有無，全靠改編的人的本事高低，並不關曾否經過四傳的階級。

況且四傳之說，本身就很難成立。第一傳從開篇說到招安，還可成一傳。第二傳單說征遼，第三傳單記征田虎王慶，第四傳單記征方臘，似乎都不能單獨存在罷？如果真有這三傳，他們也不過是三種短篇，與『智取生辰綱』、『大鬧江州』有什麼分別？既是獨立的短篇，便應該屬於玄伯所謂第一時期，不應該別立所謂第二時期了。故『四傳』之說，我認爲大可不必有，遠不如魯迅先生的『話本不

同』說，可以免除更多的困難。

魯迅與玄伯都主張一種『多元的』說法。魯迅說：

後之小說，既以取捨不同而紛歧，所取者，又以話本不同而違異。

這是說水滸傳原本有各種『話本不同』，他假定有百回古本，有述四大寇的百二十回本，又有招安之後直接平方臘之別本，又有破遼的故事，其來源也許在明以前——這便是四種或三種長篇古本了。這個多元的長篇全傳說，似乎比玄伯的『四傳』說滿意得多。

大概最早的長篇，頗近於魯迅先生假定的招安以後直接平方臘的本子，既無遼國，也無王慶田。這個本子可叫做『X』本。

玄伯先生也認前傳與征方臘傳用的地名最爲近古。不但如此，征遼與征田虎王慶三次戰事都沒有損失一個水滸英雄，只有征方臘一役損失過三分之二。這可見征方臘一段成立在先，後人插入的部分若有陣亡的英雄，便須大大的改動原本了。爲免除麻煩起見，插入的三大段只好保全一百另八人，一個不叫陣亡。這是一種證據。征田虎王慶時收的降將，如馬靈喬道清之流，在征方臘一役都用

不着了。這也可見征方臘一段是最早的，本來沒有這些人，故不能把他們安插進去。這又是一種證據。這個『X』本，也許就是羅貫中的原本。

後來便有人誤讀宣和遺事裏的『三路之寇』一句話，硬加入田虎王慶兩大段，便成了一種更長的本子，也許真有百二十回之多。這個本子可叫做『Y』本。

後來又有一種本子出來，沒有王慶田虎兩大段，卻插入了征遼國的一大段。這個本子可叫做『Z』本。魯迅先生疑心征遼的故事起於明以前，也許在南宋時。玄伯先生則以為征遼的一傳最晚出。我想玄伯的話，似乎最近事實。

這三種古本的回數，現在已不可考了。大概『X』本不足百回，『Y』本大概在百回以外，『Z』本大概不過百回。

到了明朝嘉靖時代，武定侯郭勛家裏傳出一部水滸傳，有新安刻本，有汪太函（道昆）的序，託名『天都外臣』（此據野獲編）汪道昆，字伯玉，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進士，與王世貞齊名，是當時的一個大文學家。他是徽州人，此本又刻在徽州，也許汪道昆即是這個本子的編著者。當時武

定侯郭勛喜歡刻書，故此本假託爲郭家所傳。郭勛死在嘉靖二十八年（一五四九）也許此本刻出時，他已死了，故更容易假託。其時士大夫還不敢公然出名著作白話小說，故此本假託於『施耐菴』。這個本子，因爲號稱郭勛所傳，故我們也稱爲『郭本』。

近見鄧之誠先生的骨董瑣記卷三有云：

聞繆藝風丈云：光緒初葉，曾以白金八兩得郭本於廠肆，書本闊大，至一尺五六寸，內赤髮鬼尙作尺八腿，雙鎗將作一直撞云。（頁二二。）

繆先生死後，他的藏書多流傳在外，但這部郭本水滸傳至今無人提及，不知流落在何方了。百二十回本的發凡說：

郭武定本，卽舊本，移置閻婆事甚善，其於寇中去王田而加遼國，猶是小家照應之法，不知大手筆者正不爾爾。如本內王進開章而不復收繳，此所以異於諸小說，而爲小說之聖也歟！

又說：

舊本去詩詞之煩蕪……頗直截清明。

又說：

訂文音字，舊本亦具有功力，然淆訛舛駁處尙多。

總以上所說，郭本可知之點如下：

(1) 王進開章，與今所見各本同。

(2) 移置閻婆事，不知如何移置法。

(3) 去王慶田虎二段。

(4) 加遼國一段。

(5) 刪去詩詞。

(6) 有訂文音字之功。

(7) 據繆荃孫所見，書本闊大，其中雙鎗將作一直撞，還保存宣和遺事的舊樣子；赤髮鬼作尺八腿，則和龔聖與宋江三十六人贊相同。

我們關於郭本，所知不過如此。

胡應麟說：

余二十年前所見水滸傳本，尙極足尋味。十數載來，爲閩中坊賈刊落，止錄事實，中間遊詞餘韻神情寄寓處，一概刪之，遂不堪覆瓿。後數十年，無原本印證，此書將永廢。

胡應麟生於一五五一年（據王世貞石羊生傳）當嘉靖三十年。他的死年不可考，他的文集（少室山房類藁，有四庫全書本，有續金華叢書本）裏無萬曆庚子（一六〇〇）以後的文字，他死時大概年約五十歲。他說的『二十年前所見水滸傳本』當是他少年時，約當隆慶萬曆之間，當西曆一五七二年左右。他所見的本子，正是新安刻的所謂郭本。他說那種本子『尙極足尋味』中間多有『遊詞餘韻神情寄寓處』更證以上文所引『王進開章』的話，我們可以斷定郭本的文字必定和李贄批點的忠義水滸傳百回本相差不遠。

李贄（卓吾）死在萬曆三十年（一六〇二）年七十六。今世所傳忠義水滸傳，大概出於李贄死後。因爲他愛批點雜書，故坊賈翻刻水滸傳，也就借重這一位身死牢獄而名譽更大的名人。日本岡島璞翻刻的忠義水滸傳，有李贄的『讀忠義水滸傳序』一篇。此序雖收在焚書及李氏文集，但焚書與

文集皆是李贄死後的輯本，不足爲據。此如三國演義之有金聖歎的『外書』，似是書坊選家的假托。若李氏批點本水滸傳出在一六〇〇年以前，胡應麟藏書最多，又很推崇水滸傳，不應該不見此本。故我疑心李氏批點本是一六〇〇年以後刻印的，大概去李氏之死不很久，約當一六〇〇五年左右。大概郭本流傳不多，而閩中坊賈刪節的本子却很盛行，當時文學家如胡應麟之流，都會感覺惋惜，於是坊賈有翻刻郭本的必要，遂假託於李贄批點之本。試看岡島璞翻刻本所保存的李贄批語，與百二十回本的批語，差不多沒有一個字相同的。如第二回，兩本各有十幾條眉批，但只有一條相同。兩本同是所謂李贄批點本，而有這樣的大不同，故我們可以斷定兩本同是假託於李贄的。

這種李氏百回本，大概是根據於郭本的，故我們可以從這種本子上推論郭本的性質。

郭本似是用已有的『X』『Y』『Z』等本子來重新改造過的。『X』本的事蹟大略，似乎全採用了『Y』本的田虎王慶兩大段，太幼稚了，太荒唐了，實在沒有採用的價值。但郭本的改作者却看中了王慶被高俅陷害的一小段，所以他把這一段提出來，把王慶改作了王進，柳世雄改作了柳世權，把稱王割據的王慶改作了一個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孝子，把一段無意識的故事改作了一段最

悲哀動人又最深刻的水滸開篇。此外，王慶和田虎的兩大大段便全刪去了。

郭本雖根據『X』『Y』等本子，但其中創作的成分必然很多。這位改作者（施耐菴或汪道昆）起手確想用全副精力做一部偉大的小說，很想放手做去，不受舊材料的拘束，故起首的四十回（從王進寫到大鬧江州）真是絕妙的文字。這四十回可以完全算是創作的文字，是水滸傳最精采的部分。但作者到了四十回以後，氣力漸漸不加了，漸漸地回到舊材料裏去，草草地把一百零八人都擠進來，草草地招安他們，草草地送他們出去征方臘。這些部分都遠不如前四十回的精采了。七十回以下更潦草的厲害，把元曲裏許多幼稚的水滸故事，如李逵喬坐衙，李逵負荊，燕青射雁等等，都穿插進去。拼來湊去，還湊不滿一百回。王慶田虎兩段既全刪了，只好把『Z』本中篇幅較短的征遼國一段故事加進去。

故郭本和所謂李卓吾批點的百回本水滸傳，是用『X』本事蹟的全部而大加改造，加上『Z』本的征遼故事，又加上從『Y』本借來重新改造過的王進與高俅的故事作為開篇，但完全刪除了王慶田虎兩大部分。

但據胡應麟所說，十六世紀的晚年，閩中坊賈刻有刪節本的水滸傳。（其說引見上文。）鄧之誠先生骨董瑣記卷三引金壇王氏小品說：

此書每回前各有楔子，今俱不傳。予見建陽書坊中所刻諸書，節縮紙板，求其易售，諸書多被刊削。此書亦建陽書坊翻刻時刪落者。

每回前各有楔子，是不可能的事；此與周亮工書影所說「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引其首」同是以訛傳訛，後文我另有討論。王彥泓所記建陽書坊刪削水滸事，可與胡應麟所記互相印證，同是當時人士的記載。此種刪節的水滸傳，我們現在所見的，有百十五回本，有百二十四回本；雖未見而知道的，有百十回本。這些本子都比李卓吾批點本簡略的多。魯迅先生稱這些本子爲「簡本」，但他不信百十五回本就是胡應麟說的閩中坊賈刪節本。他以爲百十五回簡本「文詞蹇拙，體制紛紜，中間詩歌亦多鄙俗，甚似草創初就，未加潤色者。雖非原本，蓋近之矣。」魯迅主張百十五回簡本的成就「殆當先於繁本。」他的理由是：「以其用字造句，與繁本每有差違，倘是刪存，無煩改作也。」

魯迅先生所舉的理由，頗不能使我心服。他論金聖歎七十回本時，曾說：

然文中有因刪去詩詞而語氣遂稍參差者，則所據殆仍是百回本耳。

這可見『倘是刪存，無煩改作』之說不能完全成立。再試看我所得的百二十四回本，刪節更厲害了，但改作之處更多。如魯迅所引林冲雪中行沽的一段：

在百回本（日本翻明本）

有六百零一字（百二十回本同）

在百十五回本

有二百四十八字

在百二十四回本

只有一百四十一字

可見百二十四回本是刪節最甚的本子，然而這個本子也有很分明的改作之處。如林冲在天主堂遇着酒生兒李小二，小二夫妻在酒店裏偷聽得陸虞候同管營差撥的陰謀，他們報告林冲，勸他注意，林冲因此帶了刀，每日上街去尋他的仇人，以後才是接管草料場的文章。這一大段在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裏都有二千字之多，在百十五回本裏也有一千一百多字。但在百二十四回本裏，李小二夫妻同他們的酒店都沒有了。只說有一天，一個酒保來請管營與差撥吃酒，他們到了店裏，見兩個軍官打扮

的人，自稱陸謙富安，把高太尉的書信給管營與差撥看了，他們定下計策，分手而去。全文只有三百五十多個字。故若添上李小二夫妻的故事，須有一千一百到二千字；若刪了他們，改造一番，三百多字便夠用了。這可見刪節也往往正有改作的必要，故魯迅先生『刪存無煩改作』之說不能證明百十五回本之近於古本，也不能證明此種簡本成於百回繁本之先。俞平伯先生也主張此說，同一錯誤。

今日市上最風行的每頁插圖的節本小說多種，專爲小孩子和下流社會做的，俗名『畫書』。每頁上圖畫差不多佔全頁，圖畫上方印着四五十個字的本文，其中有水滸傳，西遊記，薛仁貴，征東等等，刪節之處最多，有時因刪節上的需要，往往改動原文，以便刪節。看了這些本子，便知『刪存無煩改作』之說是不能成立的。

故我主張，百十回本和百二十四回本等等簡本大概都是胡應麟所說的坊賈刪節本。其中從誤走妖魔到招安後征遼的部分，和後文征方臘到卷末，都是刪節百回郭本的；其中間插入征田虎，王慶的部分，是採用百回郭本以前的舊本（上文叫做『Y』本）的。加入這兩大段，又不曾刪去征遼一段，便不止百回了。故有百十回到百二十四回的參差。

外面通行的『征四寇』即是從這坊買刪節本出來的。我從前認『征四寇』是從『原百回本』出來的，那是我的誤解。

(四)論百二十回本

這種有田虎王慶兩段的刪節本水滸傳，自然比那些精刻的郭本李本流行更廣，於是一般讀者總覺得百回本少了田王兩寇，像是一部不完全的水滸傳。所以不久便有百二十回本出現，即是現在商務印書館翻印的『出像評點忠義水滸全書』。因為大家感覺百回本的不完全，故這部書叫做『全書』。

這部百二十回本又叫做『新鐫李氏藏本忠義水滸全書』。卷首有『楚人鳳里楊定見』的小引，自稱是『事卓吾先生』的，又說『先生歿而名益尊，道益廣，書益播傳；即片牘單詞留向人間者，靡不珍爲瑤草，儼然欲傾宇內。』李贄死在萬曆三十年，此書之刻，當在崇禎初期，去明亡不很遠了。

楊序又說，他在吳中，遇着袁無涯，遂取李贄『所批定水滸傳』付無涯。大概楊定見是改造百二

十回本的人袁無涯是出錢刻印這書的人，可惜都不可考了。

此本有『發凡』十條，其中頗多可供考證的材料，故我在水滸傳後考裏，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裏，往往徵引『發凡』的話。但十年以來，新材料稍稍出現，可以證明『發凡』中的話有很不可信之處，如第六條說：

古本有羅氏致語，相傳『燈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復見；乃後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損之者，有嫌一百二十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

這些話，十年來我們都信以爲真，故我同魯迅先生都信古本水滸有羅氏致語，有相傳『燈花婆婆』等事，魯迅又相信古本真有百二十回本。我現在看來，這些話都沒有多大根據，楊定見並不曾見『古本』他說『古本』怎樣怎樣，大概都是信口開河，假託一個古本，作爲他的百二十回改造本的根據而已。

羅氏致語之說，除此本『發凡』之外，還有周亮工書影說的：

故老傳聞，羅氏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冠其首。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其致語，獨存本

傳。

又王氏小品也說：

此書每回前各有楔子，今俱不傳。

這都是以訛傳訛的話。每回前各有妖異的致語，這是不可能的事。水滸傳的前面有『洪太尉誤走妖魔』的一段，這便是水滸傳的『致語』。全書只有這一段『妖異語』的致語，別沒有什麼『燈花婆婆』等事。『燈花婆婆』的故事乃是平妖傳的致語，其書現存，可以參證。這是因爲水滸傳和平妖傳相傳都是羅貫中做的，兩書各有一段妖異的致語，後來有人記錯了，遂說『燈花婆婆』的故事是古本水滸傳的致語。後來的人更張大其詞，遂說一百回各有妖異的致語了。（參看胡適宋人話本八種序，頁一——四，又頁二七——三十。）

至於古本有百二十回之說，也是『託古改制』的話頭，不足憑信。大概古本不止一種，上文所考，『X』本無征遼及王田二寇，必沒有一百回；『Y』本有王田而無遼國，『Z』本有遼國而無王田，大概至多不過在百回上下，都沒有百二十回之多。坊間的刪節本，始合王田二寇與遼國爲一書，文字

被刪節了，事實却增多了，故有超過百十回的本子。楊定見改造王田二寇，文字增加不少，成爲百二十回本，所以要假托古本有百二十回，以抬高其書；其實他所謂『古本』，不過是建陽書坊的刪節本罷了。

百二十回本的大貢獻在於完全改造舊本的田虎王慶兩大寇。原有的田虎王慶兩部分是很幼稚的，我們看征四寇或百十五回本，都可以知道這兩部分沒有文學的價值。郭本與李卓吾本都刪去這兩部分，大概是因爲這些部分太不像樣了，不值得保存。況且王慶的故事既然提出來改作了王進，後面若還保留王慶，重複矛盾的痕跡就太明顯了，所以更有刪除的必要。後來楊定見要想保留田虎王慶兩大段，却也感覺這兩段非大大地改作過，不能保存。於是楊定見便大膽把舊有的田虎王慶兩段完全改作了田虎一段，百十五回本和百二十回本的回目可以列爲比較表如下：

百十五回本

(84) 宿太尉保舉宋江

盧俊義分兵征討

百二十回本

(91) 宋公明兵渡黃河

盧俊義賺城黑夜

(85) 盛提轄舉義投降

元仲良憤激出家

(86) 衆英雄大會唐斌

瓊英郡主配張清

(87) 公孫勝訪羅真人

沒羽箭智伏道清

(88) 宋江兵會蘇林嶺

孫安大戰白虎關

(89) 魏州城宋江祭諸將

石羊關孫安擒勇士

(90) 盧俊義計攻獅子關

段景住暗認玉欄樓

(92) 振軍威小李廣神箭

打蓋郡智多星密籌

(93) 李逵夢遊天池

宋江兵分兩路

(94) 關勝義釋三將

李逵莽陷衆人

(95) 宋公明忠感后土

喬道清術敗宋兵

(96) 幻魔君術窘五龍山

入雲龍兵圍百谷嶺

(97) 陳瓘諫官陞安撫

瓊英處女作先鋒

(91) 宋江夢中朝大聖

李逵異境遇仙翁

(92) 道清法迷五千兵

宋江義釋十八將

(93) 卞祥賣陣平河北

宋江得勝轉東京

(98) 張清緣配瓊英

吳用計鳩鵠梨

(99) 花和尚解脫緣纏井

混江龍水灌太原城

(100) 張清瓊英雙建功

陳瓘宋江同奏捷

舊本寫征田虎一役，全無條理，只是無數瑣碎的戰陣而已。改本認定幾個關鍵的人物，如喬道清，孫安，瓊英郡主，用他們作中心，刪去了許多不相干的小戰陣，故比舊本精密的多多。舊本又有許多不近情理的地方，改本也都設法矯正了。試舉張清匹配瓊英的故事作例。舊本中此事也頗佔重要的地位，但張清所以去假投降者，不過是要打救被喬道清捉去的四將而已。改本看定張清瓊英的故事可作為破田虎的關鍵，故在第九三回即在李逵的夢裏說出神人授與的『要夷田虎族，須諧瓊英』十個字，又加入張清夢中被神人引去教授瓊英飛石的神話，這便是把這段姻緣提作田虎故事的中

心部分了。這是一不同。

舊本既說瓊英是烏利國舅的女兒，後文喬道清又說她是『田虎親妹，』這種矛盾是很明顯的。況且無論她是田虎的親妹或表妹，她的背叛田虎，總於她的人格有點損失，至於張清買通醫士，毒死她的親父，也未免太殘忍。改本認清了此二點，故不但說瓊英『原非鄔梨親生的，』並且說田虎是殺她的父母的仇人。這樣一來，瓊英的背叛，變成了替父母報仇，毒死鄔梨也只是報仇，瓊英的身分便抬高多了。這是二不同。

舊本寫張清配合瓊英，完全是一種軍事策略，毫無情義可說。改本借安道全口中說出張清夢中見了瓊英，醒來『癡想成疾；』後來瓊英在陣上飛石連打宋將多人，張清聽說趕到陣前，要認那女先鋒，那邊她早已收兵回去了，張清只得『立馬悵望。』這很像受了當時風行的牡丹亭故事的影響，但也抬高張清的身分不少。這是三不同。

這一個故事的改作，很可以表示楊定見改本用力的方向與成績。此外如喬道清，如孫安，性格描寫上都很有進步。田虎部下的將領中有王慶，有范全，都和下文王慶范全重複了，所以

改本把這些人都刪去了。這些地方都是進步。

王慶的故事改造更多。這是因為這裏的材料比較更容易改造。田虎一段，只有征田虎的事，而沒有田虎本人的歷史。百十五回本敘田虎的歷史，只有寥寥一百個字。百二十回本稍稍擴大了一點，也只有四百二十字。王慶個人的故事，在百十五回裏，便佔了四回之多，足足有一萬三千多字。材料既多，改造也比較容易了。

不但如此。上文我曾指出王慶故事的原本太像王進的故事了，這分明是百回本水滸傳的改造者（施耐菴？）把王慶的故事提出來，改成了水滸傳的開篇，剩下的糟粕便完全拋棄了。百二十回本的改造者也看到了這一點，故他要保存王慶的故事，便不能不根本改造這一大段的故事。

原本的王慶故事的大綱如下：

（1）高俅未遇時，流落在靈璧縣，曾受軍中都頭柳世雄的恩惠。

（2）高俅做殿前太尉時，柳世雄已陞指揮使，來見高俅。高俅要報他的大恩，叫八十萬禁軍教頭

王慶把他該陞補的總管之職讓給柳世雄。

- (3) 高俅教王慶比武時讓柳世雄一鎗。王慶心中不願，比鎗時把柳世雄的牙齒打落。
- (4) 高俅懷恨，要替柳世雄報仇，親自到十三營點名，王慶遲到，訴說家中有香桌香爐飛動進門的怪事，他打碎香桌，閃了臂膊，贖藥調治，誤了點名。高俅判他捏造妖言，不遵節制，斥去官職，杖二十，刺配淮西李州牢城營安置。

這是王慶故事的第一段，是他刺配淮西的原因。這段故事有幾點和王進故事相像：(1) 兩個故事同說高俅貧賤時流落淮西；(2) 高俅的恩人柳世雄，在王進故事裏作柳世權，明明是一個人；(3) 王慶王進同是八十萬禁軍教頭，明明是一個人的化身；(4) 王慶王進同因點名不到，得罪高俅。因為這些太相像之點，這兩個故事不能同時存在，故百回本索性把王慶故事刪了，故百二十回本決定把這個故事完全改作。

這一段的改本的大綱是：

- (1) 王慶不是八十萬禁軍教頭，只是開封府的一個副排軍，是一個賭錢宿娼的無賴。
- (2) 王慶在良嶽見着蔡攸的兒媳婦，是童貫的姪女，小名喚作嬌秀。他們彼此留情，就勾搭上了。

(3) 一日王慶醉後把嬌秀的事洩漏出去，風聲傳到童貫耳朵裏。童貫大怒，想尋罪過擺佈他。
(4) 他在家乘涼，一條板凳忽然四脚走動，走進門來。王慶喝聲「奇怪！」一脚踢去，用力太猛，閃了脅肋，動彈不得。

(5) 王慶因腰痛誤了點名，被開封府尹屈打成招，定了個捏造妖言，謀爲不軌的死罪。後來童貫蔡京怕外面的議論，教府尹速將王慶刺配遠惡軍州。於是王慶便被刺配到陝州牢城。
這裏面，高俅不見了，柳世雄也不見了，八十萬禁軍教頭換成了一個副排軍，於是舊本的困難都解決了。

王慶故事的第二段，在舊本裏，大略如下：

(1) 王慶在路上因盤費用盡，便在路口鎮使棒乞錢。遇着龔端，送他銀子作路費，並且給他介紹信，去投奔他的兄弟龔正。

(2) 他到了四路鎮龔正店裏，龔正請衆鄰舍來，請王慶使一回棒，請衆人各幫一貫錢，共聚得五百貫錢。

(3) 不幸被黃達出來攔阻，要和王慶比棒，王慶贏了他，却結下了冤仇。

(4) 王慶到了李州牢城，把五百貫錢上下使用，管營教他去管天王堂，每日燒香掃地。

(5) 王慶因比棒打傷了本州兵馬提轄張世開的妻弟龐元，結下了冤仇。張世開要替龐元報仇，

把王慶調去當差，尋事叫他賠錢喫棒，預備要打他九百九十九棒。

(6) 王慶吃苦不過，把張世開打死，逃出李州，在吳太公莊上教武藝。又逃到龔正莊上，被黃達叫破，王慶把黃達打死，又逃到鎮陽城去投奔他的姨兄范全。

(7) 王慶在快活林使朴刀槍棒，打倒了段五虎，又打敗了段三娘，段三娘便嫁了他。

(8) 恰好龐元在本地做巡檢，王慶記念舊仇，把他殺了，同段三娘逃上紅桃山做強盜。

(9) 王慶故事中處處寫一個賣卦的金劍先生李杰；李杰邀了龔正弟兄來助王慶；王慶請他做軍師，定下制度，佔了秦州，王慶稱秦王。

這段故事，人物太多，頭緒紛繁，描寫的技術也很幼稚。百二十回本的改作者決心把這個故事整理一番，遂變成了這個新樣子：

(1) 王慶刺配陝州，路過新安縣，打傷了使棒的龐元，結識了龔端龔正弟兄。龔氏弟兄與黃達尋仇，王慶打傷了黃達，在龔家村住了十餘日，龔正送他到陝州，上下使用了銀錢，管營張世開把王慶發在單身房內，自在出入。

(2) 後來張世開忽然把他喚去做買辦，不但叫他天天賠錢，還時時尋事打他，前後計打了他三百餘棒。王慶後來在棒瘡醫生處打聽得張世開的小夫人便是龐元的姐姐，又知道張世開有意擺佈他，代龐元報仇。王慶夜間偷進管營內室，偷聽得張世開與龐元陰謀，要在棒下結果他的性命，一時怒起，遂殺了張龐二人，越城逃走了。

(3) 他逃到房州，躲在表兄范全家中，用藥銷去了臉上的金印。有一天，段家莊的段氏弟兄接了一個粉頭，搭戲臺唱戲，王慶也去看熱鬧，在戲臺下賭博，和段氏弟兄爭鬪，又打敗了段三娘。次日，段太公叫金劍先生李助去做媒，把段三娘嫁給他。成親之夜，忽有人報到，說新安縣的黃達打聽得王慶的蹤跡，報告房州州尹，就要來捉人了。

(4) 李助給他們出主意，教他們反上房山去做強盜。後來他們打破房州，聲勢浩大，打破附近南

豐荆南各地。王慶自稱楚王，在南豐城中建造宮殿，佔了八座軍州，做了草頭天子。

這樣大改革，人物與事實雖然大致採用原本，而內容完全變了，地理也完全改換了，描寫也變細密了，事蹟與人物也集中了。

百二十四回本作序的楊定見自稱『楚人』，他知道河南湖北江西一帶的地理，故把王慶故事原本的地理完全改變了。舊本的王慶故事說王慶佔據『秦州』，稱『秦王』。書中可考的地名，如梁州，洮陽，秦州，皆在陝西甘肅兩省。這便不是『淮西』了！楊定見是湖北人，故把王慶的區域改在河南西南，湖北全境，及江西的建昌一角。（看本書百五回，頁四七——四八。）所以王慶不能稱『秦王』了，便改成了『楚王』。舊本的賣卦李杰是洮西人，此本也改爲『荆南李助』，這也是楊定見認同鄉的一證。

原本中的地名，如『天王堂』，和林冲故事的天王堂重複了，如『快活林』，和武松故事的快活林重複了，改本中都一概刪改了，這也算一種進步。

改本把王慶早年故事集中在新安，陝州，房州三處，把龔端龔正放在一處，把李杰的幾次賣卦刪

成一次，把張世開和管營相公併作一個人，把龐元和張世開併在一塊被殺，把吳太公等等無關重要的人都刪了。——這都是整理集中的本事，都勝於原本。

原本的王慶故事顯然分作兩截：王慶得罪高俅以至稱王的歷史，自成一截。宋江征王慶的事，又自成一截。這兩截各不相謀，兩截中的人物也毫不相干。前截的人物如李杰，段氏兄妹，龔氏弟兄，皆不見於後截。這一點可證明李玄伯先生假定的短篇的水滸故事。大概王慶的歷史一截，只是一種短篇。王慶故事本沒有下文。宋江征討的結局。這個王慶本是一條好漢，可以改作梁山上的。一個弟兄，也可以改作水滸開篇而不上梁山的王進，也可以改作與宋江等人並立的一寇。後來舊本的一種便把他改作四寇之一，又硬添上宋江征王慶的一段事。百回本的作者便把他改作王進，開篇而不結束。百十五回等本把這兩種辦法併入一部水滸傳，便鬧出種種矛盾和不照應的笑話來了。楊定見看出了這裏面的種種短處，於是重新改作一番，把李助（李杰），段二，段五，段三娘，龔端等人，都插入後截。宋江征討的一段裏，使這個故事前後照應。這是百二十回本的大進步。

至於描寫的進步，更是百二十回本遠勝舊本之處。百十五回本敘王慶的歷史只有一萬三千字；

百二十回本把事蹟歸併集中了，而描寫却更詳細了，故字數加至二萬字。試舉幾條例子。如李杰第一次賣卦，百十五回本只有一百六十個字的記載，百二十回本便加到八百字的描寫。其中有這樣細膩的文字：

……王慶接了卦錢，對着那炎炎的那輪紅日，彎腰唱喏，卻是疼病，彎腰不下，好似那八九十歲老兒，硬着腰半揖半拱的兜了一兜，仰面立着禱告……

李助搖着一把竹骨摺疊油紙扇……王慶對着李助坐地，當不的那油紙扇兒的柿漆臭，把卓羅衫袖兒掩着鼻聽他。（百二回，頁十二——十三。）

又如寫定山堡段家莊的戲台下的情形：

那時粉頭還未上台，台下四面有三四十隻桌子，都有人圍擠着在那裏擲骰賭錢。那擲骰的名兒非止一端，乃是

六風兒，五么子，

火燎毛，朱窩兒。

又有那擲錢的，蹲踞在地上，共有二十餘簇人。那擲錢的名兒也不止一端，乃是
渾沌兒，三背間，八叉兒。

那些擲色的在那裏呼么喝六，擲錢的在那裏喚字叫背；或夾笑帶罵，或認真廝打。那輸了的，脫衣典裳，褌巾剝襪，也要去翻本……那贏的，意氣揚揚，東擺西搖，南闖北覓的尋酒頭兒再做；身邊便袋裏，搭膊裏，衣袖裏，都是銀錢；到後來捉本算帳，原來贏不多；贏的都被把梢的，放囊的，拈了頭兒去……（百四回，頁三三。）

這樣細密的描寫，都是舊本的王慶故事裏沒有的。

舊本於征王慶的一段之中，忽然插入『宋公明夜遊玩景，吳學究帷幄談兵』一回，前半宋江和盧俊義，吳用，喬道清諸人各言其志，後半吳用背誦武侯新書，全是文言的，迂腐的可厭。百二十回本把這一回全刪去了。但征討王慶的戰事，無論如何澈底改造，總不見怎樣出色；不過比舊本稍勝而已。

※

※

※

※

我在上文舉的這些例子，大概可以表示百二十回本的性質了。百二十回本的改作者，大概就是

作序的楚人楊定見，他想把田虎王慶兩部分提高，要使這兩段可以和其他的部分相稱，故極力修改田虎故事；又發憤改造王慶故事，避免了舊本裏所有和百回本重複或矛盾之處，改正了地理上的錯誤，刪除了一切潦草的、幼稚的記載（如王慶與六國使臣比鎗），提高了書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如張清瓊英等），統一了本書對王慶一羣人的見解（王慶在舊本裏並不算小人，此本始放手把他寫成一個無賴，）並且抬高了人物描寫的技術——這是百二十回本的用意和成績。

但水滸傳的前半部實在太好了，其他的各部分都趕不上。最末的部分——平方臘班師以後，——還有幾段很感動人的文字；如寫魯智深之死，燕青之去，宋江之死，徽宗之夢，都還有點文學的意味。百回本裏的征遼一段，實在是百回本的最弱部分，毫沒有精采。石碣天文以後，征遼以前，那一長段也無甚精采。征方臘的部分也不很高明。至於田虎王慶兩段，無論是舊本，或百二十回的改本，總不能叫人完全滿意。

如果水滸傳單是一部通俗演義書，那麼，百二十回的改本已可算是很成功的了。但水滸傳在明朝晚年已成了文人共同欣賞讚歎的一部文學作品，故其中各部分的優劣，很容易引起文人的注意。

後來刪削水滸傳七十回以下的人，即是最崇拜水滸傳的金聖歎。聖歎曾說：

天下之文章無出水滸右者！

他刪去水滸的後半部，正是因爲他最愛水滸，所以不忍見水滸受『狗尾續貂』的恥辱。

也許還有時代上的原因。我曾說：

聖歎生在流賊遍天下的時代，眼見張獻忠，李自成一班強盜流毒，故他覺得強盜是不可提倡的，是應該口誅筆伐的……聖歎又親見明末的流賊偽降官兵，後復叛去，遂不可收拾，所以他又對於宋史侯蒙請赦宋江使討方臘的事，大不滿意，極力駁他，說他『一語有八失』，所以他又極力表章那沒有招安以後事的七十回本。（水滸傳考證）

金聖歎的文學眼光能認識水滸七十回以下的文筆遠不如前半部，他的時代背景又使他不能贊成招安強盜的政策，所以他大膽地把七十回以下的文字全刪了，又加上盧俊義的一個夢，很明顯地教人知道強盜滅絕之後天下方得太平。這便是聖歎的七十一回本產生的原因。

聖歎的辯才是無敵的，他的筆鋒是最能動人的。他在當日有才子之名，他的被殺又是當日震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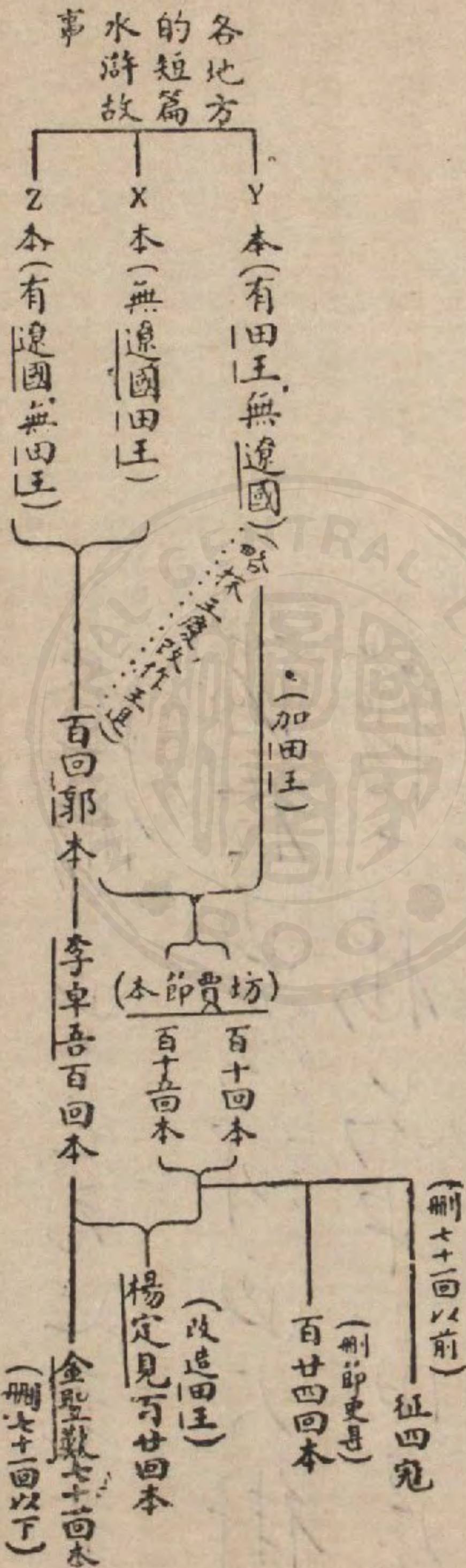
全國的一件大慘案。他死後名譽更大，在小說批評界，他的權威直推翻了王世貞，李贄，鍾惺等等有名的批評家。那部假託『聖歎外書』的三國演義尚且風行三百年之久，何況這部真正的聖歎評本的七十回本水滸傳呢？無怪乎三百年來，我們只知道七十回本，而忘記了其他種種版本的存在了。

我們很感謝李玄伯先生，使我們得見百回本的真相；我們現在也很感謝商務印書館，使許多讀者得見百二十回本的真相。我個人很感謝商務印書館要我作序，使我有機會把這十年來考證水滸的公案結一筆總帳。萬一將來還有真郭本出現的一天，我們對於水滸傳的歷史的種種假設的結論，就可以得着更有力的證實了。

一九二九，六，二十三。

水滸版本源流沿革表

(胡適)



公元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一日
贈于香港商務書館

港幣中四十三元七毛半

德於西灣河西大街
裕二樓以中間三房

黃煥棠書

此書可用三四以讀之，藉以養身，正至我感，
進而習其詞章，甚有益也。故為古今小說之
冠，幸勉之。一九五三年元月廿四日德

出像評點忠義水滸全書發凡

一、傳始於左氏，論者猶謂其失之誣，况稗說乎！顧意主勸懲，雖誣而不爲罪。今世小說家雜出，多離經叛道，不可爲訓。間有借題說法，以殺盜淫妄，行警醒之意者；或釘拾而非全書，或捏飾而非習見；雖動喜新之目，實傷雅道之亡，何若此書之爲正耶？昔賢比於班馬，余謂進於丘明，殆有春秋之遺意焉，故允宜稱傳。

一、梁山泊屬山東兗州府，志作灤，稱八百里，張之也。然昔人欲平此泊，而難於貯水，則亦不小矣。傳不言梁山，不言宋江，以非賊地，非賊人，故僅以『水滸』名之。——滸，水涯也，虛其辭也。蓋明率土王臣，江非敢據有此泊也。其居海濱之思乎？羅氏之命名微矣！

一、忠義者，事君處友之善物也。不忠不義，其人雖生已朽，而其言雖美弗傳。此一百八人者，忠義之聚於山林者也；此百廿回者，忠義之見於筆墨者也。失之於正史，求之於稗官；失之於衣冠，求之於草野。蓋欲以動君子，而使小人亦不得借以行其私，故李氏復加『忠義』二字，有以也夫。

一、書尙評點，以能通作者之意，開覽者之心也。得則如着毛點睛，畢露神采；失則如批頰塗面，污辱本來，非可苟而已也。今於一部之旨趣，一回之警策，一句一字之精神，無不拈出，使人知此爲稗家史筆，有關於世道，有益於文章，與向來坊刻，迥乎不同。如按曲譜而中節，針銅人而中穴，筆頭有舌，有眼，使人可見可聞，斯評點所最貴者耳。

一、此書曲盡情狀，已爲寫生，而復益之以繪事，不幾贅乎？雖然，於琴見文，於牆見堯，幾人哉？是以雲臺凌烟之畫，豳風流民之圖，能使觀者感奮悲思，神情如對，則像固不可以已也。今別出新裁，不依舊樣，或特標於目外，或疊采於回中，但拔其尤，不以多爲貴也。

一、古本有羅氏『致語』，相傳『燈花婆婆』等事，旣不可復見；乃後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損之者，有嫌一百廿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郭武定本，卽舊本，移置閻婆事，甚善；其於寇中去王田而加遼國，猶是小家照應之法。不知大手筆者，正不爾爾，如本內王進開章而不復收繳，此所以異於諸小說，而爲小說之聖也歟！

一、舊本去詩詞之煩蕪，——一慮事緒之斷，一慮眼路之迷，頗直截清明。第有得此以形容人態，頓挫文

情者，又未可盡除。茲復爲增定；或竄原本而進所有，或逆古意而去所無。惟周勸懲，兼善戲謔，要使覽者動心解頤，不乏詠歎深長之致耳。

一、訂文音字，舊本亦具有功力，然淆訛舛駁處尙多。如首引一詞，便有四謬。試以此刻對勘舊本，可知其餘。至如耐之爲奈，躁之爲燥，猶云書錯。若溷『戴』作『帶』，溷『煞』作『殺』，溷『櫃』作『拴』，『冲』『衝』之無分，『逕』『竟』之莫辨，遂屬義乖。如此者，更難枚舉，今悉校改。其音綴字下，雖便寓目；然大小斷續，通人所嫌，故總次回尾，以便翻查。回遠者例觀，音異者別出。若半字可讀，俗義可通者，或用略焉。

一、立言者必有所本，是書蓋本情以造事者也，原不必取證他書。况宋鑑及宣和遺事姓名人數，實有可徵，又七修類纂亦載姓名，述貫中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今以二文并簡，并列一百八人之里籍出身，亦便覽記，以助談資。

一、紀事者提要，纂言者鉤玄，傳中李逵已有提爲壽張傳者矣。如魯達，林冲，武松，石秀，張順，李俊，燕青等，俱可別作一傳，以見始末。至字句之雋好，卽方言謔詈，足動人心。今特揭出，見此書碎金，拾之不盡。坡

一百二十回的水滸

出像評點忠義水滸全書發凡

四

翁謂「讀書之法，當每次作一意求之，」小說尙有如此之美，况正史乎？

——李贄



小引

吾之事卓吾先生也，貌之承而心之委，無非卓吾先生者。非先生之言弗言，非先生之閱弗閱。或曰狂，或曰癡，吾忘吾也，知有卓吾先生而已矣。先生歿而名益尊，道益廣，書益播傳。卽片牘單詞，留向人間者，靡不珍爲瑤草，儼然欲傾宇內，猗歟盛哉！不朽可卜已。然而奇其文者十七，奇其人者十三，叩爾胸中，則皆未有卓吾先生者也。自吾遊吳，訪陳無異使君，而得袁無涯氏。揖未竟，輒首問先生，私淑之誠，溢於眉宇，其胸中殆如有卓吾者。嗣是數過從語，語輒及卓老，求卓老遺言甚力，求卓老所批閱之遺書又甚力。無涯氏豈狂耶癡耶？吾探吾行笥，而卓吾先生所批定忠義水滸傳及楊升庵集二書與俱，挈以付之。無涯欣然如獲至寶，願公諸世。吾問二書孰先？無涯曰：『水滸而忠義也，忠義而水滸也。知我罪我，卓老之春秋近是，其先水滸哉！』吾笑曰：唯唯，非卓老不能發水滸之精神，非無涯不能發卓老之精神。吾之事卓吾先生最久，而無涯之得卓吾先生乃最深，吾愧無涯矣！然無涯非吾，亦誰能發無涯之精神者？吾不負卓吾先生，無涯亦不負吾茲遊也。於是相視而笑，煮茶共啜，取卓吾先生敍忠義水滸

傳文同聲讀之，胥江怒濤，若或應答。吾忘無涯矣，無涯忘吾矣，知有卓吾先生而已矣。

楚人鳳里楊定見書於胥江舟次



宣和遺事

先是朱勔運花石綱時分，差着楊志，李進義，林冲，王雄，花榮，柴進，張青，徐寧，李應，穆橫，關勝，孫立十
二人爲指使，前往太湖等處，押人夫搬運花石。那十二人領了文字，結義爲兄弟，誓有災厄，各相救援。李
進義等十名運花石已到京城，只有楊志爲在潁州等候孫立不來，在彼處阻雪。那雪景如何？正是：

亂飄僧舍茶煙溼，

密灑歌樓酒力微。

那楊志爲等孫立不來，又值雪天，旅途貧困，缺少日用，未免將一口寶刀出市貨賣。終日價沒人商
量，行至日晡，遇一個惡少後生，要買寶刀，兩個交口廝爭。那後生被楊志揮刀一斫，只見頭隨刀落。楊志
上了枷，取了招狀送獄，推勘結案，申奏文字。回來，太守判道：

楊志事體雖大，情實可憫，將楊志誥劄出身，盡行燒毀，配衛州軍城。

斷罷，差兩人防送往衛州交管。正行次，撞着一漢，高叫楊指使。楊志抬頭一覷，卻認得是孫立指使。
孫立驚怪：『哥怎生恁地犯罪？』楊志把那賣刀殺人的事，一一說與孫立道罷，各人自去。那孫立心中

思忖，楊志因等候我，故犯着這罪。當初結義之時，誓有厄難相救，只得星夜奔歸京城，報與李進義等知道。楊志犯罪因由。這李進義同孫立商議，兄弟十一人，往黃河岸上，等待楊志過來，將防送軍人殺了，同往太行山落草爲寇去也。是年正是宣和二年五月，有北京留守梁師寶，將十萬貫金珠珍寶，奇巧正段，差縣尉馬安國一行人，擔奔至京師，趕六月初一日爲蔡太師上壽。其馬縣尉一行人行到五花營堤上田地裏，見路傍垂楊掩映，脩林蕭森，未免在彼歇涼片時，撞着有八個大漢，擔得一對酒桶，也來堤上歇涼靠歇了。馬縣尉問那漢：『你酒是賣的？』那漢道：『我酒味清香滑辣，最能解暑薦涼，官人試置些飲。』馬縣尉方爲饑渴疲困，買了兩瓶，令一行人都吃些個。未吃酒時，萬事俱休，纔吃酒後，便覺眼花頭暈，看見天在下，地在上，都麻倒了，不省人事。籠內金珠寶貝，正段等物，盡被那八個大漢劫去了，只把一對酒桶撇下了。直至中夜馬縣尉等醒來，不見了擔仗，只見那酒桶撇在一壁廂，未免令隨行人挑着酒桶，奔過南洛縣，見了知縣尹大諒，告說上件事因。尹知縣令司吏辨認酒桶是誰人動使，便可尋覓賊蹤。把酒桶辨驗，見上面有『酒海花家』四字分曉。當有捉事人王平到五花營前村，見酒旗上寫着『酒海花家』四字。王平直入酒店，將那姓花名約的拿了付吏。張大年勘問因由，花約依實供吐道：『三日前日

午時分，有八個大漢來我家裏吃酒，道是往嶽廟燒香，問我借一對酒桶，就買些個酒去燒香。」張大年問：「那八個大漢，你認得姓名麼？」花約道：「爲頭的是鄆城縣石碣村住，姓鼃名蓋，人號喚他做「鐵天王」；帶領得吳加亮，劉唐，秦明，阮進，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張大年令花約供指了文字，將召保知在行着文字，下鄆城縣根捉。有那押司宋江接了文字看了，星夜走去石碣村，報與鼃蓋幾個，暮夜逃走去也。宋江天曉，卻將文字呈押，差董平引手下三十人至石碣村根捕。不知那董平還捉得鼃蓋一行人麼？真個是：

網羅未設禽先遁，

機穽纔張虎已藏。

那鼃蓋一行人星夜走了，不知去向。董平只得將鼃家莊圍了，突入莊中，把鼃蓋的父親鼃太公縛了，管押解官。行至中途，遇着一個大漢，身材狼惡，遍體雕青，手內使柄潑風鑳鐵大刀，自稱「鐵天王」，把鼃太公搶去。董平領取弓手回縣，離不得遭斷吃棒。且說那鼃蓋八個劫了蔡太師生日禮物，不是尋常小可公事，不免邀約楊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個，結爲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去落草爲寇。一日，思念宋押司相救恩義，密地使劉唐將帶金釵一對，去酬謝宋江。宋江接了金釵，不合把與那娼妓閻婆惜

收了。爭奈機事不密，被閻婆惜知得來歷。忽一日，宋江父親患病，遣人來報宋江，告官給假，歸家省親。在路上撞着杜千張兩個，是舊時知識，在河次捕魚爲生，偶留得一大漢姓索名超的在彼飲酒；又有董平爲捕捉鼃蓋不獲，受了幾頓羸棍狠棒，也將身在逃，恰與宋押司途中相會。是時索超道：『小人做了幾項歹的勾當，不得已而落草。』宋江寫着書，送這四人去梁山，尋着鼃蓋去也。宋江回家，醫治父親病可了，再往鄆城縣公參勾當。卻見故人閻婆惜又與吳偉打煖，更不保着宋江。一見了吳偉兩個正在偎倚，便一條忿氣，怒髮衝冠，將起一柄刀，把閻婆惜吳偉兩個殺了，就壁上寫了四句詩，道是：

殺了閻婆惜，

寰中顯姓名。

要捉兇身者，

梁山泊裏尋。

是日鄆城縣官司得知，帖巡檢王成領大兵弓手，前去宋家莊上捉宋江，爭奈宋江已走在屋後九天玄女廟裏躲了。那王成根捕不獲，只將宋江的父親拿去。宋江見官兵已退走，出廟來拜謝玄女娘娘，則見香案上一聲響亮，打一看時，有一卷文書在上。宋江纔展開看了，認得是個天書，又寫着三十六個姓名，又題着四句道：

破國因山木，
刀兵用水工。

一朝統將領，
海內聳威風。

宋江讀了，口中不說，心下思量：『這四句分明是說了我裏姓名。』又把開天書一卷，仔細看覷，見有三十六將的姓名。那三十六人道箇甚的？

『智多星』吳加亮

『玉麒麟』李進義

『青面獸』楊志

『混江龍』李海

『九紋龍』史進

『入雲龍』公孫勝

『浪裏白條』張順

『霹靂火』秦明

『活閻羅』阮小七

『立地太歲』阮小五

『短命二郎』阮進

『大刀』關必勝

『豹子頭』林冲

『黑旋風』李逵

『小旋風』柴進

『金鎗手』徐寧

「撲天雕」李應

「赤髮鬼」劉唐

「一直撞」董平

「插翅虎」雷橫

「美髯公」朱仝

「神行太保」戴宗

「賽關索」王雄

「病尉遲」孫立

「小李廣」花榮

「沒羽箭」張青

「沒遮攔」穆橫

「浪子」燕青

「花和尚」魯智深

「行者」武松

「鐵鞭」呼延綽

「急先鋒」索超

「拼命三郎」石秀

「火船工」張岑

「摸着雲」杜千

「鐵天王」鼂蓋

宋江看了人名，末後有一行字寫道：「天書付天罡院三十六員猛將，使「呼保義」宋江爲帥，廣行忠義，殄滅姦邪。」宋江看了姓名，見梁山灤上見有二十四人，和俺共二十五人了。宋江爲此，只得帶

領得朱仝，雷橫，李逵，戴宗，李海等九人，直奔梁山灤上，尋那哥哥鼃蓋。及到梁山灤上時分，鼃蓋已死，又是以次人吳加亮、李進義兩人，做落草強人首領。見宋江帶得九人來，吳加亮等不勝歡喜。宋江把那天書說與吳加亮等道了一遍。吳加亮和那幾箇弟兄，共推讓宋江做強人首領。寨上原有二十四人，死了鼃蓋一箇，只有二十三人；又有宋江領至九人，便成三十二人了。當日殺牛大會，把天書點名，只少了四人。那時吳加亮向宋江道：『是哥哥鼃蓋臨終時分道與俺，他從政和年間朝東嶽燒香，得一夢，見寨上會中合得三十六數。若果應數，須是助行忠義，衛護國家。』吳加亮說罷，宋江道：『今會中只少了三人。』那三人是：

『花和尚』魯智深

『一丈青』李橫

『鐵鞭』呼延綽

是時筵會已散，各人統率強人掠州劫縣，放火殺人，攻奪淮揚，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餘縣，劫掠子女玉帛，擄掠甚衆。朝廷命呼延綽爲將，統領投降海賊李橫等，出師收捕宋江等，屢戰屢敗。朝廷督責嚴切，其呼延綽卻帶領得李橫，反叛朝廷，亦來投宋江爲寇。那時有僧人魯智深反叛，亦來投奔宋

江。這三人來後，恰好是三十六人數足。一日，宋江與吳加亮商量：『俺三十六員猛將，竝已登數，休要忘了東嶽保護之恩，須索去燒香賽還願心則箇。』擇日起行。宋江題了四句，放旗上道：

來時三十六，

去後十八雙。

若還少一箇，

定是不還鄉。

宋江統率三十六將，往朝東嶽，賽取金爐心願。朝廷不奈何，只得出榜招諭宋江等。有那元帥姓張名叔夜的，是世代將門之子，前來招誘宋江，和那三十六人歸順朝廷，各受武功大夫誥勅，分注諸路巡檢司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後遣宋江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

水滸忠義一百八人籍貫出身

天罡星三十六員

「呼保義」宋江

「玉麒麟」盧俊義

「智多星」吳用

「入雲龍」公孫勝

「大刀」關勝

「豹子頭」林冲

「霹靂火」秦明

「雙鞭」呼延灼

「小李廣」花榮

鄆城縣人，押司。

北京大名府人，員外。

鄆城縣人，鄉學先生。

薊州人，雲遊全真道士。

蒲東人，巡簡。

東京人，禁軍教頭。

山後開州人，青州統制。

河東人，汝寧州都統制。

青州清風山知寨。

草木百年新雨露，

車書萬里舊江山。

尋常巷陌陳羅綺，

幾處樓臺奏管絃。

人樂太平無事日，

鶯花無限日高眠。

話說這八句詩，乃是故宋神宗天子朝中一個名儒，姓邵諱堯夫，道號康節先生所作。爲歎五代殘唐天下干戈不息，那時朝屬梁，暮屬晉，正謂是『朱李石劉郭，梁唐晉漢周，都來十五帝，播亂五十秋。』後來感的天道循環，向甲馬營中生下太祖武德皇帝來。這朝聖人出世，紅光滿天，異香經宿不散，乃是上界霹靂大仙下降。英雄勇猛，智量寬洪。自古帝王，都不及這朝天子。一條桿棒等身齊，打四百座軍州都姓趙。那天子掃清寰宇，蕩靜中原，國號大宋，建都汴梁，九朝八帝班頭，四百年開基帝主。因此上，邵堯夫先生讚道：『一旦雲開復見天，』正如教百姓再見天日之面一般。那時西嶽華山有個陳搏處士，是個道高有德之人，能辨風雲氣色。一日騎驢下山，向那華陰道中正行之間，聽得路上客人傳說：『如今東京柴世宗讓位與趙檢點登基。』那陳搏先生聽得，心中歡喜，以手加額，在驢背上大笑，顛下驢來。人問其故，那先生道：『天下從此定矣。』正應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

自庚申年間受禪，開基卽位，在位一十七年，天下太平，傳位與御弟太宗。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二年，傳位與真宗皇帝。真宗又傳位與仁宗。

這仁宗皇帝，乃是上界赤脚大仙，降生之時，晝夜啼哭不止，朝廷出給黃榜，召人醫治。感動天庭，差遣太白金星下界，化作一老叟，前來揭了黃榜，自言能止太子啼哭。看榜官員引至殿下，朝見真宗。天子聖旨，教進內苑看視太子。那老叟直至宮中，抱着太子，耳邊低低說了八個字，太子便不啼哭。那老叟不言姓名，只見化一陣清風而去。耳邊道八個甚字？道是：『文有文曲，武有武曲。』端的是玉帝差遣紫微宮中兩座星辰下來，輔佐這朝天子。文曲星乃是南衙開封府主，龍圖閣大學士包拯，武曲星乃是征西夏國大元帥狄青。

這兩個賢臣，出來輔佐這朝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改了九個年號。自天聖元年癸亥登基，至天聖九年，那時天下太平，五穀豐登，萬民樂業，路不拾遺，戶不夜閉，這九年謂之『一登。』自明道元年至皇祐三年，這九年亦是豐富，謂之『二登。』自皇祐四年至嘉祐二年，這九年田禾大熟，謂之『三登。』一連三九二十七年，號爲『三登之世。』

『兩頭蛇』解珍

山東登州人，獵戶。

『雙尾蝎』解寶

同前。

『浪子』燕青

北京人，奴僕。

地煞星七十二員

『神機軍師』朱武

定遠人，少華山頭領。

『鎮三山』黃信

青州都監。

『病尉遲』孫立

瓊州人，提轄。

『醜郡馬』宣贊

防禦使，保義王府郡馬。

『井木犴』郝思文

副將。

『百勝將』韓滔

東京人，武舉團練使。

『天目將』彭玘

東京人，將種團練使。

『聖水將』單廷珪

凌州團練使。

『神火將』魏定國

同前。

『聖手書生』蕭讓

濟州人，秀才。

『鐵面孔目』裴宣

京兆府人，六案孔目。

『摩雲金翅』歐鵬

湖廣黃州人，軍戶。

『火眼狻猊』鄧飛

湖廣襄陽府人。

『錦毛虎』燕順

山東萊州人，販羊馬客人。

『錦豹子』楊林

河南彰德府人。

『轟天雷』凌振

燕陵人，砲手。

『神算子』蔣敬

河南潭州人，落科舉子。

『小溫侯』呂方

潭州人，販生藥。

『賽仁貴』郭盛

西川嘉陵人，販水銀。

『神醫』安道全

建康府人，太醫。

『紫髯伯』皇甫端

幽州人，馬醫。

『矮脚虎』王英

兩淮人，車脚夫。

『一丈青』扈三娘

獨龍岡莊戶女。

『喪門神』鮑旭

寇州盜。

『混世魔王』樊瑞

濮州人，全真先生。

『毛頭星』孔明

青州白虎山莊戶。

『獨火星』孔亮

同前。

『八臂那吒』項充

徐州沛縣人。

『飛天大聖』李堯

邳縣人。

『玉臂匠』金大堅

濟州人，刻碑匠。

『鐵笛仙』馬麟

南京建康人，番子手。

「出洞蛟」童威

潯陽江邊人，販私鹽。

「翻江蜃」童猛

同前。

「玉旛竿」孟康

山西真定州人打船匠。

「通臂猿」侯健

洪都人，裁縫。

「跳澗虎」陳達

鄴城人，少華山頭領。

「白花蛇」楊春

蒲州解良人，少華山頭領。

「白面郎君」鄭天壽

蘇州人，銀匠。

「九尾龜」陶宗旺

光州人，田戶。

「鐵扇子」宋清

鄆城縣宋家村莊戶。

「鐵叫子」樂和

茅州人，小牢子。

「花項虎」龔旺

副將。

「中箭虎」丁得孫

副將。

『小遮攔』穆春

揭陽鎮富戶。

『操刀鬼』曹正

開封府人，屠戶，酒家。

『雲裏金剛』宋萬

梁山泊開山頭領。

『摸着天』杜遷

梁山泊開山頭領。

『病大蟲』薛永

河南洛陽人，軍官，賣藥。

『金眼彪』施恩

孟州牢城小管營。

『打虎將』李忠

豪州定遠人，賣藥。

『小霸王』周通

桃花山寨主。

『金錢豹子』湯隆

延安府人，打鐵。

『鬼臉兒』杜興

中山府人，做買賣。

『出林龍』鄒淵

山東萊州人，閒漢。

『獨角龍』鄒潤

同前。

『旱地忽律』朱貴

沂州沂水縣人，先在梁山泊。

『笑面虎』朱富

沂水縣人，酒家。

『鐵臂膊』蔡福

北京人，兩院押獄。

『一枝花』蔡慶

北京人，小押獄。

『催命判官』李立

江州揭陽嶺人，賣酒，私商。

『青眼虎』李雲

沂水縣人，都頭。

『沒面目』焦挺

中山府人，打手。

『石將軍』石勇

河南大名府人，放賭。

『小尉遲』孫新

瓊州人，軍籍，酒店。

『母大蟲』顧大嫂

同前。

『菜園子』張青

孟州十字坡酒家。

『母夜叉』孫二娘

同前。

一百二十回的水滸

水滸忠義一百八人籍貫出身

「霍閃婆」王定六（霍亦作活）

建康府人。

「險道神」郁保四

清州盜。

「白日鼠」白勝

鄆城縣安樂村閒漢。

「鼓上蚤」時遷

高唐人，賊。

「金毛犬」段景住

河南涿州人，偷馬賊。

新鐫李氏藏本忠義水滸全書引首

施耐庵集撰

羅貫中纂修

詞

試看書林隱處，幾多俊逸儒流。虛名薄利不關愁，裁冰及剪雪，談笑看吳鉤。評議前王并後帝，分真偽，佔據中州，七雄擾擾亂春秋。興亡如脆柳，身世類虛舟。見成名無數，圖名無數，更有那逃名無數。霎時新月下長川，江湖變桑田古路。訝求魚緣木，擬窮猿擇水，恐傷弓遠之曲木，不如且覆掌中杯，再聽取新聲曲度。

詩

紛紛五代亂離間，

一旦雲開復見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

車書萬里舊江山。

尋常巷陌陳羅綺，

幾處樓臺奏管絃。

人樂太平無事日，

鶯花無限日高眠。

話說這八句詩，乃是故宋神宗天子朝中一個名儒，姓邵諱堯夫，道號康節先生所作。爲歎五代殘

唐天下干戈不息，那時朝屬梁，暮屬晉，正謂是：『朱李石劉郭，梁唐晉漢周，都來十五帝，播亂五十秋。』

後來感的天道循環，向甲馬營中生下太祖武德皇帝來。這朝聖人出世，紅光滿天，異香經宿不散，乃是

上界霹靂大仙下降。英雄勇猛，智量寬洪。自古帝王，都不及這朝天子。一條桿棒等身齊，打四百座軍州

都姓趙。那天子掃清寰宇，蕩靜中原，國號大宋，建都汴梁，九朝八帝班頭，四百年開基帝主。因此上，邵堯

夫先生讚道：『一旦雲開復見天，』正如教百姓再見天日之面一般。那時西嶽華山有個陳搏處士，是

個道高有德之人，能辨風雲氣色。一日騎驢下山，向那華陰道中正行之間，聽得路上客人傳說：『如今

東京柴世宗讓位與趙檢點登基。』那陳搏先生聽得，心中歡喜，以手加額，在驢背上大笑，顛下驢來。人

問其故，那先生道：『天下從此定矣。』正應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

自庚申年間受禪，開基卽位，在位一十七年，天下太平，傳位與御弟太宗。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二年，傳位與真宗皇帝。真宗又傳位與仁宗。

這仁宗皇帝，乃是上界赤脚大仙，降生之時，晝夜啼哭不止，朝廷出給黃榜，召人醫治。感動天庭，差遣太白金星下界，化作一老叟，前來揭了黃榜，自言能止太子啼哭。看榜官員引至殿下，朝見真宗。天子聖旨，教進內苑看視太子。那老叟直至宮中，抱着太子，耳邊低低說了八個字，太子便不啼哭。那老叟不言姓名，只見化一陣清風而去。耳邊道八個甚字？道是：『文有文曲，武有武曲。』端的是玉帝差遣紫微宮中兩座星辰下來，輔佐這朝天子。文曲星乃是南衙開封府主，龍圖閣大學士包拯，武曲星乃是征西夏國大元帥狄青。

這兩個賢臣，出來輔佐這朝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改了九個年號。自天聖元年癸亥登基，至天聖九年，那時天下太平，五穀豐登，萬民樂業，路不拾遺，戶不夜閉，這九年謂之『一登。』自明道元年至皇祐三年，這九年亦是豐富，謂之『二登。』自皇祐四年至嘉祐二年，這九年田禾大熟，謂之『三登。』一連三九二十七年，號爲『三登之世。』

那時百姓受了些快樂，誰道樂極悲生。嘉祐三年春間，天下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兩京，無一處人
民不染此症，天下各州各府，雪片也似申奏將來。且說東京城裏城外軍民死亡大半，開封府主包待制
親將惠民和濟局方，自出俸貲合藥，救治萬民；那裏醫治得，瘟疫越盛。文武百官商議，都向待漏院中聚
會，伺候早朝奏聞天子。專要祈禱，禳謝瘟疫。不因此事，如何教三十六員天罡下臨凡世，七十二座地煞
降在人間，闕動宋國乾坤，鬧遍趙家社稷。有詩爲證：

詩曰：

萬姓熙熙化育中，
豈知禮樂笙鏞治，
水滸寨中屯節俠，
細推治亂興亡數，

三登之世樂無窮。
變作兵戈劍戟叢！
梁山泊內聚英雄。
盡屬陰陽造化中。

一百二十回的水滸全書目錄

第一冊

第一回

張天師祈禱瘟疫

洪太尉誤走妖魔

第二回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

『九紋龍』大鬧史家村

第三回

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第二冊

第四回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第五回

『小霸王』醉入銷金帳

『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第六回

『九紋龍』剪徑赤松林

魯智深火燒瓦罐寺

第七回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第八回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

『花和尚』大鬧野豬林

第九回

柴進門招天下客

林冲拳打洪教頭

第二册

第十回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

陸虞侯火燒草料場

第十一回

朱貴水亭施號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第十二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楊志賣刀

第十三回

『急先鋒』東郭爭功

『青面獸』北京鬪武

第十四回

『赤髮鬼』醉臥靈官殿

『晁天王』認義東溪村

第十五回

吳學究說三阮撞籌

公孫勝應七星聚義

第十六回

楊志押送金銀擔

吳用智取『生辰綱』

第四册

第十七回

『花和尚』單打二龍山

『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第十八回

『美髯公』智穩『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第十九回

林冲水寨大併火

晁蓋梁山小奪泊

第二十回

梁山泊義士尊晁蓋

鄆城縣月夜走劉唐

第二十一回

虔婆醉打唐牛兒

宋江怒殺閻婆惜

第二十二回

閻婆大鬧鄆城縣

朱仝義釋宋公明

第五册

第二十三回

橫海郡柴進留賓

景陽岡武松打虎

第二十四回

王婆貪賄說風情

鄆哥不忿鬧茶肆

第二十五回

王婆計啜西門慶

淫婦藥鴆武大郎

第二十六回

偷骨殖何九叔送喪

供人頭武二郎設祭

第二十七回

『母夜叉』孟州道賣人肉

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第六册

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振安平寨

施恩義奪快活林

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蔣門神

第三十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鬧飛雲浦

第三十一回

張都監血濺鴛鴦樓

「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錦毛虎」義釋宋江

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鰲山

花榮大鬧清風寨

第七册

第三十四回

「鎮三山」大鬧青州道

「霹靂火」夜走瓦礫場

第三十五回

「石將軍」村店寄書

「小李廣」梁山射雁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吳用舉戴宗

揭陽嶺宋江逢李俊

第三十七回

「沒遮攔」追趕「及時雨」

「船火兒」大鬧潯陽江

第三十八回

「及時雨」會「神行太保」

「黑旋風」鬪「浪裏白跳」

第八册

第三十九回

潯陽樓宋江吟反詩

梁山泊戴宗傳假信

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漢劫法場

白龍廟英雅小聚義

第四十一回

宋江智取無爲軍

張順活捉黃文炳

第四十二回

還道村受三卷天書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徑劫單身

『黑旋風』沂嶺殺四虎

第九册

第四十四回

『錦豹子』小逕逢戴宗

『病關索』長街遇石秀

第四十五回

楊雄醉罵潘巧雲

石秀智殺裴如海

第四十六回

『病關索』大鬧翠屏山

『拚命三』火燒祝家店

第四十七回

『撲天鵬』雙修生死書

宋公明一打祝家莊

第四十八回

『一丈青』單捉王矮虎

宋公明兩打祝家莊

第四十九回

解珍解寶雙越獄

孫立孫新大劫牢

第十册

第五十回

吳學究雙掌連環計

宋公明三打祝家莊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誤失小衙內

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錫

柴進失陷高唐州

第五十三回

戴宗智取公孫勝

李逵斧劈羅真人

第五十四回

『入雲龍』鬪法破高廉

『黑旋風』探穴救柴進

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興三路兵

呼延灼擺布連環馬

第十一册

第五十六回

吳用使時遷盜甲

湯隆賺徐寧上山

第五十七回

徐寧教使鈎鎌鎗

宋江大破『連環馬』

第五十八回

三山聚義打青州

衆虎同心歸『水泊』

第五十九回

吳用賺『金鈴吊掛』

宋江開西嶽華山

第六十回

公孫勝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頭市中箭

第六十一回

吳用智賺『玉麒麟』

張順夜鬧金沙渡

第十二册

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場石秀跳樓

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北京城

關勝議取梁山泊

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月夜賺關勝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夢中顯聖

『浪裏白跳』水上報冤

第六十六回

時遷火燒翠雲樓

吳用智取大名府

第六十七回

宋江賞馬步三軍

關勝降水火二將

第十三册

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頭市

盧俊義活捉史文恭

第六十九回

東平府誤陷『九紋龍』

宋公明義釋『雙鎗將』

第七十回

「沒羽箭」飛石打英雄

宋公明棄糧擒壯士

第七十一回

忠義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第七十二回

柴進簪花入禁苑

李逵元夜鬧東京

第七十三回

「黑旋風」喬捉鬼

梁山泊雙獻頭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撲「擎天柱」

李逵壽張喬坐衙

第十四冊

第七十五回

「活閻羅」倒船偷御酒

「黑旋風」扯詔罵欽差

第七十六回

吳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宮八卦陣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兩贏童貫

第七十八回

十節度議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敗高太尉

第七十九回

劉唐放火燒戰船

宋江兩敗高太尉

第八十回

張順鑿漏海鯨船

宋江三敗高太尉

第十五册

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買市

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詔破大遼

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薊州城

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夜渡益津關

第八十六回

宋公明大戰獨鹿山

第十六册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戰幽州

第八十八回

顏統軍陣列混天象

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陣成功

第九十回

五臺山宋江參禪

戴宗定計出樂和

宋公明全夥受招安

陳橋驛滴淚斬小卒

盧俊義大戰玉田縣

吳學究智取文安縣

盧俊義兵陷青石峪

呼延灼力擒番將

宋公明夢授玄女法

宿太尉頒恩降詔

雙林鎮燕青遇故

第九十一回

宋公明兵渡黃河

盧俊義賺城黑夜

第九十二回

振軍威『小李廣』神箭

打蓋郡『智多星』密籌

第九十三回

李逵夢鬧天池

宋江兵分兩路

第十七册

第九十四回

關勝義降三將

李逵莽陷衆人

第九十五回

宋公明忠感后土

喬道清術敗宋兵

第九十六回

『幻魔君』術窘五龍山

『入雲龍』兵圍百谷嶺

第九十七回

陳瓘諫官陞安撫

瓊英處女做先鋒

第九十八回

張清緣配瓊英

吳用計鴆鄔梨

第九十九回

『花和尚』解脫緣纏井

『混江龍』水灌太原城

第一百回

張清瓊英雙建功

陳瓘宋江同奏捷

第一百一回

謀墳地陰險產逆

蹈春陽妖艷生奸

第十八册

第一百二回

王慶因姦喫官司

第一百三回

張管營因妾弟喪身

第一百四回

段家莊重招新女婿

第一百五回

宋公明避暑療軍兵

第一百六回

書生談笑卻強敵

第一百七回

宋江大勝紀山軍

第一百八回

喬道清興霧取城

第一百九回

王慶渡江被捉

第十九册

第一百十回

燕青秋林渡射鴈

第一百十一回

張順夜伏金山寺

龔端被打師軍犯

范節級為表兄醫臉

房山寨雙併舊強人

喬道清回風燒賊寇

水軍汨沒破堅城

朱武打破『六花陣』

『小旋風』藏砲擊賊

宋江剿寇成功

宋江東京城獻俘

宋江智取潤州城

第一百十二回

盧俊義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戰毘陵郡

第一百十三回

『混江龍』太湖小結義

宋公明蘇州大會垓

第一百十四回

寧海軍宋江弔孝

湧金門張順歸神

第一百十五回

張順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寧海軍

第二十冊

第一百十六回

盧俊義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戰烏龍嶺

第一百十七回

睦州城箭射鄧元覺

烏龍嶺神助宋公明

第一百十八回

盧俊義大戰昱嶺關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第一百十九回

魯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錦還鄉

第一百二十回

宋公明神聚蓼兒洼

徽宗帝夢遊梁山泊

水滸

第一回

張天師祈禳瘟疫

洪太尉誤走妖魔

話說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點，天子駕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賀。但見：祥雲迷鳳閣，瑞氣罩龍樓。含煙御柳拂旌旗，帶露宮花迎劍戟。天香影裏，玉簪朱履聚丹墀；仙樂聲中，繡襖錦衣扶御駕。珍珠簾捲，黃金殿上現金鑿；鳳羽扇開，白玉塔前停寶輦。隱隱淨鞭三下響，層層文武兩班齊。

當有殿頭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只見班部叢中，宰相趙哲，參政文彥博出班奏曰：『目今京師瘟疫盛行，傷損軍民甚多。伏望陛下釋罪寬恩，省刑薄稅，祈禳天災，救濟萬民。』天子聽奏，急救翰林院，隨即草詔，一面降赦天下罪囚，應有民間稅賦，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宮觀寺院，修設好事禳災。不料其年瘟疫轉盛，仁宗天子聞知，龍體不安，復會百官計議。向那班部中，有一大臣，越班啓

奏。天子看時，乃是參知政事范仲淹，拜罷起居，奏曰：『目今天災盛行，軍民塗炭，日夕不能聊生。以臣愚意，要禳此災，可宣嗣漢天師星夜臨朝，就京師禁院，修設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奏聞上帝，可以禳保民間瘟疫。』仁宗天子准奏，急令翰林學士草詔一道，天子御筆親書，并降御香一炷，欽差內外提點，殿前太尉洪信爲天使，前往江西信州龍虎山，宣請嗣漢天師張真人星夜來朝，祈禳瘟疫，就金殿上焚起御香，親將丹詔付與洪太尉，即便登程前去。

洪信領了聖敕，辭別天子，背了詔書，盛了御香，帶了數十人，上了鋪馬，一行部從，離了東京，取路逕投信州貴溪縣來。但見：

遙山疊翠，遠水澄清。奇花綻錦繡鋪林，嫩柳舞金絲拂地。風和日暖，時過野店山村；路直沙平，夜宿郵亭驛館。羅衣蕩漾紅塵內，駿馬馳驅紫陌中。

且說太尉洪信齋擎御詔，一行人從，上了路途，不止一日，來到江西信州。大小官員，出郭迎接，隨即差人報知龍虎山上清宮住持道衆，準備接詔。次日，衆位官同送太尉到於龍虎山下，只見上清宮許多道衆，鳴鐘擊鼓，香花燈燭，幢幡寶蓋，一派仙樂，都下山來迎接丹詔，直至上清宮前下馬。太尉看那宮殿

時，端的是好座上清宮！但見：

青松屈曲，翠柏陰森。門懸敕額金書，戶列靈符玉篆。虛皇壇畔，依稀垂柳名花；煉藥爐邊，掩映蒼松老檜。左壁廂天丁力士，參隨着太乙真君；右勢下玉女金童，簇捧定紫微大帝。披髮仗劍，北方真武踏龜蛇；躡履頂冠，南極老人伏龍虎。前排二十八宿星君，後列三十二帝天子。階砌下流水潺湲，牆院後好山環繞。鶴生丹頂，龜長綠毛。樹梢頭獻果蒼猿，莎草內銜芝白鹿。三清殿上，擊金鐘道士步虛；四聖堂前，敲玉罄真人禮斗。獻香臺砌，彩霞光射碧琉璃；召將瑤壇，赤日影搖紅瑪瑙。早來門外祥雲現，疑是天師送老君。

當下上自住持真人，下及道童侍從，前迎後引，接至三清殿上，請將詔書，居中供養着。洪太尉便問監宮真人道：『天師今在何處？』住持真人向前稟道：『好教太尉得知：這代祖師，號曰虛靖天師，性好清高，倦於迎送，自向龍虎山頂，結一茅庵，修真養性，因此不住本宮。』太尉道：『目今天子宣詔，如何得見？』真人答道：『容稟：詔敕權供在殿上，貧道等亦不敢開讀；且請太尉到方丈獻茶，再煩計議。』當時將丹詔供養在三清殿上，與衆官都到方丈。太尉居中坐下，執事人等獻茶，就進齋供，水陸俱備。齋罷，太

尉再問真人道：『既然天師在山頂庵中，何不著人請將下來相見，開宣丹詔。』真人稟道：『這代祖師雖在山頂，其實道行非常，能駕霧興雲，蹤跡不定。貧道等如常亦難得見，怎生教人請得下來？』太尉道：『似此如何得見！』今京師瘟疫盛行，今上天子特遣下官齋捧御書丹詔，親奉龍香，來請天師，要做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以禳天災，救濟萬民。似此怎生奈何？』真人稟道：『天子要救萬民，只除是太尉辦一點志誠心，齋戒沐浴，更換布衣，休帶從人，自背詔書，焚燒御香，步行上山禮拜，叩請天師，方許得見。如若心不志誠，空走一遭，亦難得見。』太尉聽說，便道：『俺從京師食素到此，如何心不志誠。既然恁地，依着你說，明日絕早上山。』

當晚各自權歇。次日五更時分，衆道士起來，備下香湯，請太尉起來沐浴，換了一身新鮮布衣，脚下穿上麻鞋草履，吃了素齋，取過丹詔，用黃羅包袱背在脊梁上，手裏提着銀手爐，降降地燒着御香，許多道衆人等，送到後山，指與路徑。真人又稟道：『太尉要救萬民，休生退悔之心，只願志誠上去。』

太尉別了衆人，口誦天尊寶號，縱步上山來。將至半山，望見大頂直侵霄漢，果然好座大山！正是：

根盤地角，頂接天心。遠觀磨斷亂雲痕，近看平吞明月魄。高低不等謂之山，側石通道謂之岫，孤

嶺崎嶇謂之路，上面平極謂之頂，頭圓下壯謂之巒，藏虎藏豹謂之穴，隱風隱雲謂之巖，高人隱居謂之洞，有境有界謂之府，樵人出沒謂之徑，能通車馬謂之道，流水有聲謂之澗，古渡源頭謂之溪，巖崖滴水謂之泉，左壁爲掩，右壁爲映，出的是雲，納的是霧，錐尖像小，崎峻似峭，懸空似險，削儼如平。千峯競秀，萬壑爭流，瀑布斜飛，藤蘿倒掛。虎嘯時風生谷口，猿啼時月墜山腰。恰似青黛染成千塊玉，碧紗籠罩萬堆煙。

這洪太尉獨自一個行了一回，盤披轉徑，攬葛攀藤。約莫走過了數個山頭，三二里多路，看看脚酸腿軟，正走不動，口裏不說，肚裏躊躇，心中想道：「我是朝廷貴官，在京師時，重裯而臥，列鼎而食，尙兀自倦怠，何曾穿草鞋，走這般山路！知他天師在那裏！卻教下官受這般苦！」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掇着肩氣喘，只見山凹裏起一陣風。風過處，向那松樹背後，奔雷也似吼一聲，撲地跳出一個吊睛白額錦毛大蟲來，洪太尉喫了一驚，叫聲「阿呀！」撲地望後便倒。儉眼看那大蟲時，但見：

毛披一帶黃金色，

爪露銀鉤十八隻。

睛如閃電尾如鞭，

口似血盆牙似戟。

伸腰展臂勢猙獰，

擺尾搖頭聲霹靂。

山中狐兔盡潛藏，

澗下獐麇皆斂迹。

那大蟲望着洪太尉，左盤右旋，咆哮了一回，托地望後山坡下跳了去。洪太尉倒在樹根底下，諛的三十六個牙齒捉對兒厮打，那心頭一似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的響，渾身卻如重風麻木，兩腿一似鬪敗公雞，口裏連聲叫苦。

大蟲去了一盞茶時，方纔爬將起來；再收拾地上香爐，還把龍香燒着，再上山來，務要尋見天師。又行過三五十步，口裏嘆了數口氣，怨道：『皇帝御限差俺來這裏，教我受這場驚恐。』說猶未了，只覺得那裏又一陣風，吹得毒氣直冲將來，太尉定睛看時，山邊竹藤裏簌簌地響，搶出一條吊桶大小雪花也似蛇來。太尉見了，又喫一驚，撇了手爐，叫一聲『我今番死也。』往後便倒在盤陀石邊。微閃開眼來看那蛇時，但見：

昂首驚飄起，掣目電光生。動蕩則折峽倒岡，呼吸則吹雲吐霧。鱗甲亂分千片玉，尾梢斜捲一堆銀。

那條大蛇，逕搶到盤陀石邊，朝着洪太尉盤做一堆，兩隻眼迸出金光，張開巨口，吐出舌頭，噴那毒氣在洪太尉臉上，驚得太尉三魂蕩蕩，七魄悠悠。那蛇看了洪太尉一回，望山下一溜，卻早不見了。太尉方纔爬得起來，說道：『慚愧！驚殺下官！』看身上時，寒栗子比餛飩兒大小，口裏罵那道士：『叵耐無禮，戲弄下官，教俺受這般驚恐！若山上尋不見天師，下去和他別有話說。』再拿了銀提爐，整頓身上詔敕，并衣服巾幘，卻待再要上山去。正欲移步，只聽得松樹背後隱隱地笛聲吹響，漸漸近來。太尉定睛看時，只見那一個道童，倒騎着一頭黃牛，橫吹着一管鐵笛，轉出山凹來。太尉看那道童時：

頭縮兩枚丫髻，身穿一領青衣，腰間纏結草來編，脚下芒鞋麻間隔。明眸皓齒，飄飄並不染塵埃；綠鬢朱顏，耿耿全然無俗態。

昔日呂洞賓有首牧童詩道得好：

草鋪橫野六七里，

笛弄晚風三四聲。

歸來飽飯黃昏後，

不脫蓑衣臥月明。

但見那個道童笑吟吟地騎着黃牛，橫吹着那管鐵笛，正過山來。洪太尉見了，便喚那箇道童：『你

從那裏來？認得我麼？」道童不睬，只顧吹笛。太尉連問數聲，道童呵呵大笑，拿着鐵笛，指着洪太尉說道：「你來此間，莫非要見天師麼？」太尉大驚，便道：「你是牧童，如何得知？」道童笑道：「我早間在草庵中伏侍天師，聽得天師說道：『今上皇帝差個洪太尉齋擎丹詔御香，到來山中，宣我往東京做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祈禳天下瘟疫，我如今乘鶴駕雲去也。』這早晚想是去了，不在庵中。你休上去，山內毒蟲猛獸極多，恐傷害了你性命。」太尉再問道：「你不要說謊。」道童笑了一聲，也不回應；又吹着鐵笛，轉過山坡去了。太尉尋思道：「這小的如何盡知此事？想是天師分付他，已定是了。」欲待再上山去，方纔驚誑的苦，爭些兒送了性命，不如下山去罷。

太尉拿着提爐，再尋舊路，奔下山來。衆道士接着，請至方丈坐下。真人便問太尉道：「曾見天師麼？」太尉說道：「我是朝中貴官，如何教俺走得山路，喫了這般辛苦，爭些兒送了性命。爲頭上至半山裏，跳出一隻弔睛白額大蟲，驚得下官魂魄都沒了；又行不過一個山嘴，竹藤裏搶出一條雪花大蛇來，盤做一堆，攔住去路。若不是俺福分大，如何得性命回京？盡是你這道衆戲弄下官。」真人覆道：「貧道等怎敢輕慢大臣？這是祖師試探太尉之心。本山雖有蛇虎，並不傷人。」太尉又道：「我正走不動，方欲再上

山坡，只見松樹旁邊轉出一個道童，騎着一頭黃牛，吹着管鐵笛，正過山來，我便問他：「那裏來？識得俺麼？」他道：「已都知了。」說天師分付，早晨乘鶴駕雲，往東京去了，下官因此回來。」真人道：「太尉可惜錯過，這個牧童，正是天師。」太尉道：「他既是天師，如何這等猥獷？」真人答道：「這代天師，非同小可。雖然年幼，其實道行非常。他是額外之人，四方顯化，極是靈驗，世人皆稱爲道通祖師。」洪太尉道：「我直如此有眼不識真師，當面錯過！」真人道：「太尉且請放心。既然祖師法旨道是去了，比及太尉回京之日，這場醜事，祖師已都完了。」太尉見說，方纔放心。真人一面教安排筵宴，管待太尉，請將丹詔收藏於御書匣內，留在上清宮中，龍香就三清殿上燒了。當日方丈內大排齋供，設宴飲酌，至晚席罷，止宿到曉。

次日早膳以後，真人、道衆，并提點、執事人等，請太尉遊山。太尉大喜，許多人從跟隨着，步行出方丈，前面兩個道童引路。行至宮前宮後，看玩許多景致。三清殿上，富貴不可盡言；左廊下九天殿，紫微殿，北極殿；右廊下太乙殿，三官殿，驅邪殿。諸宮看遍，行到右廊後一所去處，洪太尉看時，另外一所殿宇，一遭都是搗椒紅泥牆；正面兩扇朱紅隔子，門上使着胳膊大鎖鎖着，交叉上面貼着十數道封皮，封皮上又

是重重疊疊使着朱印；簷前一面硃紅漆金字牌額，左書四個金字，寫道：『伏魔之殿。』太尉指着門道：『此殿是甚麼去處？』真人答道：『此乃是前代老祖天師鎖鎮魔王之殿。』太尉又問道：『如何上面重重疊疊貼着許多封皮？』真人答道：『此是老祖大唐洞玄國師封鎖魔王在此。但是經傳一代天師，親手便添一道封皮，使其子子孫孫，不得妄開。走了魔君，非常利害。今經八九代祖師，誓不敢開，鎖用銅汁灌鑄，誰知裏面的事，小道自來住持本宮三十餘年，也只聽聞。』

洪太尉聽了，心中驚怪，想道：『我且試看魔王一看。』便對真人說道：『你且開門來，我看魔王甚麼模樣。』真人告道：『太尉，此殿決不敢開！先祖天師叮嚀告戒：今後諸人不許擅開。』太尉笑道：『胡说！你等要妄生怪事，煽惑良民，故意安排這等去處，假稱鎖鎮魔王，顯耀你們道術。我讀一鑑之書，何曾見鎖魔之法！神鬼之道，處隔幽冥，我不信有魔王在內。快與我打開，我看魔王如何！』真人三回五次稟說：『此殿開不得，恐惹利害，有傷於人。』太尉大怒，指着道衆說道：『你等不開與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們衆道士限當宣詔，違別聖旨，不令我見天師的罪犯；後奏你等私設此殿，假稱鎖鎮魔王，煽惑軍民百姓。把你都追了度牒，刺配遠惡軍州受苦。』

真人等懼怕太尉權勢，只得喚幾個火工道人來，先把封皮揭了，將鐵鎚打開大鎖。衆人把門推開，看裏面時，黑洞洞地，但見：

昏昏默默，杳杳冥冥，數百年不見太陽光，億萬載難瞻明月影。不分南北，怎辨東西？黑煙靄靄撲人寒，冷氣陰陰侵體顫。人跡不到之處，妖精往來之鄉。閃開雙目有如盲，伸出兩手不見掌。常如三十夜，卻似五更時。

衆人一齊都到殿內，黑暗暗不見一物。太尉教從人取十數個火把點着，將來打一照時，四邊並無一物，只中央一個石碑，約高五六尺，下面石龜趺坐，大半陷在泥裏。照那碑碣上時，前面都是龍章鳳篆，天書符籙，人皆不識；照那碑後時，卻有四個真字大書，鑿着『遇洪而開』。卻不是一來天罡星合當出世，二來宋朝必顯忠良，三來輾巧遇着洪信，豈不是天數？洪太尉看了這四個字，大喜，便對真人說道：『你等阻當我，卻怎地數百年前已註定我姓字在此？遇洪而開，分明是教我開看，卻何妨。我想這個魔王，都只在石碑底下。汝等從人，與我多喚幾個火工人等，將鋤頭鐵鍬來掘開。』

真人慌忙諫道：『太尉不可掘動，恐有利害，傷犯於人，不當穩便。』太尉大怒，喝道：『你等道衆，省

得甚麼？碑上分明鑿着遇我教開，你如何阻當？快與我喚人來開。」真人又三回五次稟道：「恐有不好。」太尉那裏肯聽，只得聚集衆人，先把石碑放倒，一齊併力掘那石龜，半日方纔掘得起；又掘下去，約有三四尺深，見一片大青石板，可方丈圍。洪太尉叫再掘起來，真人又苦稟道：「不可掘動。」太尉那裏肯聽，衆人只得把石板一齊扛起，看時，石板底下，卻是一個萬丈深淺地穴。只見穴內刮喇喇一聲響亮，那響非同小可，恰似：

天摧地塌，岳撼山崩。錢塘江上，潮頭浪擁出海門來；秦華山頭，巨靈神一劈山峯碎。共工奮怒，去盃撞倒了不周山；力士施威，飛鎚擊碎了始皇輦。一風撼折千竿竹，十萬軍中半夜雷。

那一聲響亮過處，只見一道黑氣，從穴裏滾將起來，掀塌了半個殿角。那道黑氣，直冲到半天裏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衆人喫了一驚，發聲喊，都走了，撇下鋤頭鐵鍬，盡從殿內奔將出來，推倒攔翻無數。驚得洪太尉目睜口呆，罔知所措，面色如土，奔到廊下，只見真人向前叫苦不迭。

太尉問道：「走了的，卻是甚麼妖魔？」那真人言不過數句，話不過一席，說出這個緣由。有分教，一朝皇帝，夜眠不穩，晝食忘餐。直使宛子城中藏虎豹，蓼兒洼內聚神蛟。畢竟龍虎山真人說出甚麼言語。

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

「九紋龍」大鬧史家村

話說當時住持真人對洪太尉說道：「太尉不知，此殿中當初是祖老天師洞玄真人傳下法符，囑付道：『此殿內鎮鎖着三十六員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單八個魔君在裏面。上立石碑，鑿着龍章鳳篆天符，鎮住在此。若還放他出世，必惱下方生靈。』如今太尉放他走了，怎生是好？」有詩爲證：

千古幽扃一旦開，

天罡地煞出泉臺。

自來無事多生事，

本爲釀災卻惹災。

社稷從今雲擾擾，

兵戈到處鬧垓垓。

高俅姦佞雖堪恨，

洪信從今釀禍胎。

當時洪太尉聽罷，渾身冷汗，捉顫不住。急急收拾行李，引了從人，下山回京。真人并道衆送官已罷，自回宮內，修整殿宇，起豎石碑，不在話下。

再說洪太尉在途中分付從人，教把走妖魔一節，休說與外人知道，恐天子知而見責。於路無話，星夜回至京師，進得汴梁城，聞人所說：『天師在東京禁院做了七晝夜好事，普施符籙，禳救災病，瘟疫盡消，軍民安泰。天師辭朝，乘鶴駕雲，且回龍虎山去了。』洪太尉次日早朝，見了天子，奏說：『天師乘鶴駕雲，先到京師，臣等驛站而來，纔得到此。』仁宗准奏，賞賜洪信，復還舊職，亦不在話下。

後來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晏駕，無有太子，傳位濮安懿王允讓之子，太宗皇帝的孫，立帝號曰英宗。在位四年，傳位與太子神宗。神宗在位一十八年，傳位與太子哲宗。那時天下盡皆太平，四方無事。

且說東京開封府汴梁宣武軍，一個浮浪破落戶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業，只好刺鎗使棒，最是踢得好腳氣毬，京師人口順，不叫高二，卻都叫他做高毬。後來發跡，便將氣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俵。這人吹彈歌舞，刺鎗使棒，相撲頑耍，亦胡亂學詩、書、詞、賦。若論仁、義、禮、智、信、行、

忠良，卻是不會。只在東京城裏城外幫閒。因幫了一個生鐵王員外兒子使錢，每日三五兩舍，風花雪月，被他父親開封府裏告了一紙文狀，府尹把高俅斷了二十脊杖，迭配出界發放，東京城裏人民不許容他在家宿食。高俅無計奈何，只得來淮西臨淮州，投奔一個開賭坊的閒漢，柳大郎，名喚柳世權。他平生專好惜客養閒人，招納四方干隔撈漢子。高俅投托得柳大郎家，一住三年。

後來哲宗天子因拜南郊，感得風調雨順，放寬恩大赦天下。那高俅在臨淮州，因得了赦宥罪犯，思量要回東京。這柳世權卻和東京城裏金梁橋下開生藥鋪的董將士是親戚，寫了一封書札，收拾些人事盤纏，賚發高俅回東京，投奔董將士家過活。

當時高俅辭了柳大郎，背上包裹，離了臨淮州，迤邐回到東京，逕來金梁橋下董生藥家，下了這封信。董將士一見高俅，看了柳世權來書，自肚裏尋思道：「這高俅我家如何安着得！他若是個志誠老實的人，可以容他在家出入，也教孩兒們學些好。他卻是個幫閒的破落戶，沒信行的人；亦且當初有過犯來，被斷配的人，舊性必不肯改。若留住在家中，倒惹得孩兒們不學好了，待不收留他，又撇不過柳大郎面皮。」當時只得權且歡天喜地，相留在家宿歇，每日酒食管待。住了十數日，董將士思量出一個路數，

將出一套衣服，寫了一封書簡，對高俅說道：『小人家下螢火之光，照人不亮，恐後誤了足下。我轉薦足下與小蘇學士處，久後也得個出身，足下意內如何？』高俅大喜，謝了董將士。董將士使個人將着書簡，引領高俅，逕到學士府內，門吏轉報小蘇學士，出來見了高俅，看了來書，知道高俅原是幫閒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這裏如何安着得他！不如做個人情，薦他去駙馬王晉卿府裏，做個親隨。人都喚他做「小王都太尉」，他便喜歡這樣的人。』當時回了董將士書札，留高俅在府裏住了一夜。次日，寫了一封書呈，使個幹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處。

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駙馬。他喜愛風流人物，正用這樣的人。一見小蘇學士差人持書送這高俅來，拜見了，便喜。隨即寫回書，收留高俅在府內做個親隨。自此高俅遭際，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般。自古道：『日遠日疎，日親日近。』忽一日，小王都太尉慶誕生辰，分付府中安排筵宴，專請小舅端王。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見掌東駕，排號九大王，是個聰明俊俏人物。這浮浪子弟門風幫閒之事，無一般不曉，無一般不會，更無一般不愛。即如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踢球打彈，品竹調絲，吹彈歌舞，自不必說。當日王都尉府中，準備筵宴，水陸俱備。但見：

香焚寶鼎，花插金瓶。仙音院競奏新聲，教坊司頻逞妙藝。水晶壺內，盡都是紫府瓊漿；琥珀杯中，滿泛着瑤池玉液。玳瑁盤堆仙桃異果，玻璃碗供熊掌駝蹄。鱗鱗膾切銀絲，細細茶烹玉蘂。紅裙舞女，盡隨着象板鸞簫；翠袖歌姬，簇捧定龍笙鳳管。兩行珠翠立階前，一派笙歌臨座上。

且說這端王來王都尉府中赴宴，都尉設席，請端王居中坐定，都尉對席相陪。酒進數杯，食供兩套，那端王起身淨手，偶來書院裏少歇，猛見書案上一對兒羊脂玉碾成的鎮紙獅子，極是做得好，細巧玲瓏。端王拿起獅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王都尉見端王心愛，便說道：『再有一個玉龍筆架，也是這個匠人一手做的，卻不在手頭，明日取來，一併相送。』端王大喜道：『深謝厚意，想那筆架，必是更妙。』王都尉道：『明日取出來，送至宮中便見。』端王又謝了。兩個依舊入席，飲宴至暮，盡醉方散。端王相別回宮去了。

次日，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龍筆架，和兩個鎮紙玉獅子，着一個小金盒子盛了，用黃羅包袱包了，寫了一封書呈，卻使高俅送去。高俅領了王都尉鈞旨，將着兩般玉玩器，懷中揣着書呈，逕投端王宮中來。把門官吏轉報與院公。沒多時，院公出來問：『你是那個府裏來的人？』高俅施禮罷，答道：『小人是王

駙馬府中，特送玉玩器來進大王。院公道：『殿下在庭心裏和小黃門踢氣毬，你自過去。』高俅道：『相煩引進。』院公引到庭前，高俅看時，見端王頭戴軟紗唐巾，身穿紫繡龍袍，腰繫文武雙穗纜，把繡龍袍前襟拽扎起，揣在纜兒邊。足穿一雙嵌金線飛鳳靴，三五個小黃門相伴着蹴氣毬。高俅不敢過去衝撞，立在從人背後伺候。也是高俅合當發跡，時運到來，那個氣毬騰地起來，端王接個不着，向人叢裏直滾到高俅身邊。那高俅見氣毬來，也是一時的膽量，使個鴛鴦拐，踢還端王。端王見了大喜，便問道：『你是甚人？』高俅向前跪下道：『小的王都尉親隨，受東人使令，齎送兩般玉玩器來，進獻大王，有書呈在此拜上。』端王聽罷，笑道：『姐夫直如此掛心。』高俅取出書呈進上。端王開盒子看了玩器，都遞與堂候官收了去。

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卻先問高俅道：『你這來會踢氣毬！你喚做甚麼？』高俅叉手跪覆道：『小的叫做高俅，胡亂踢得幾脚。』端王道：『好！你便下場來踢一回耍。』高俅拜道：『小的是何等樣人，敢與恩王下脚！』端王道：『這是一齊雲社，一名爲「天下圓」，但踢何傷。』高俅再拜道：『怎敢！』三回五次告辭，端王定要他踢，高俅只得叩頭謝罪，解膝下場。纔踢幾脚，端王喝采。高俅只得把平生本

事都使出來，奉承端王。那身分模樣，這氣毬一似鰐膠黏在身上的。端王大喜，那裏肯放高俅回府去，就留在宮中過了一夜。

次日，排個筵會，專請王都尉宮中赴宴。卻說王都尉當日晚不見高俅回來，正疑思間，只見次日門子報道：『九大王差人來傳令旨，請太尉到宮中赴宴。』王都尉出來，見了那幹人，看了令旨，隨即上馬，來到九大王府前，下馬入宮，來見了端王。端王大喜，稱謝兩般玉玩器。入席飲宴間，端王說道：『這高俅踢得兩脚好氣毬，孤欲索此人做親隨如何？』王都尉答道：『殿下既用此人，就留在宮中伏侍殿下。』端王歡喜，執杯相謝。二人又閒話一回，至晚席散，王都尉自回駙馬府去，不在話下。

且說端王自從索得高俅做伴之後，就留在宮中宿食。高俅自此遭際端王，每日跟隨，寸步不離。未及兩個月，哲宗皇帝晏駕，無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議，冊立端王爲天子，立帝號曰徽宗，便是玉清教主徽妙道君皇帝。登基之後，一向無事。忽一日，與高俅道：『朕欲要擡舉你，但有邊功，方可陞遷，先教樞密院與你入名，只是做隨駕遷轉的人。』後來沒半年之間，直擡舉高俅做到殿帥府太尉職事。正是：

不拘貴賤齊雲社，

一味模稜天下圓。

擡舉高俅毬氣力，
全憑手脚會當權。

且說高俅得做了殿帥府太尉，選揀吉日良辰，去殿帥府裏到任，所有一應合屬公吏衙將，都軍監軍，馬步人等，盡來參拜，各呈手本，開報花名。高殿帥一點過，於內只欠一名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半月之前，已有病狀在官，患病未痊，不曾入衙門管事。高殿帥大怒，喝道：『胡說！既有手本呈來，卻不是那厮抗拒官府，搪塞下官！』此人即係推病在家，快與我拿來。』隨即差人到王進家來，捉拿王進。且說這王進卻無妻子，只有一個老母，年已六旬之上。牌頭與教頭王進說道：『如今高殿帥新來上任，點你不着，軍正司稟說染患在家，見有病患狀在官。高殿帥焦躁，那裏肯信，定要拿你，只道是教頭詐病在家，教頭只得去走一遭。若還不去，定連累小人了。』

王進聽罷，只得捱着病來。進得殿帥府前，參見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個喏，起來立在一邊。高俅道：『你那厮便是都軍教頭王昇的兒子？』王進稟道：『小人便是。』高俅喝道：『這厮，你爺是街市上使花棒賣藥的，你省的甚麼武藝？前官沒眼，參你做個教頭，如何敢小覷我，不伏俺點視！你托誰的勢，要推病在家，安閒快樂！』王進告道：『小人怎敢，其實患病未痊。』高太尉罵道：『賊配軍，你既害病，如何來』

得？」王進又告道：「太尉呼喚，安敢不來！」高殿帥大怒，喝令左右拿下，加力與我打這廝。衆多牙將都是和王進好的，只得與軍正司同告道：「今日太尉上任，好日頭，權免此人這一次。」高太尉喝道：「你這賊配軍，且看衆將之面，饒恕你今日，明日卻和你理會。」王進謝罪罷，起來擡頭看了，認得是高俅。出得衙門，歎口氣道：「俺的性命，今番難保了。俺道是甚麼高殿帥，卻原來正是東京幫閒的「圓社」高。二比先時曾學使棒，被我父親一棒打翻，三四個月將息不起，有此之讎。他今日發跡，得做殿帥府太尉，正待要報讎，我不想正屬他管。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俺如何與他爭得？怎生奈何是好？」回到家，中悶悶不已。對娘說知此事，母子二人，抱頭而哭。娘道：「我兒，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只恐沒處走。」王進道：「母親說得是，兒子尋思，也是這般計較。只有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鎮守邊庭，他手下軍官，多有會到京師的，愛兒子使鎗棒，何不逃去投奔他們？那裏是用人去處，足可安身立命。」正是：

用人之人，

人始爲用。

恃己自用，

人爲人送。

彼處得賢，

此間失重。

若驅若引，

可惜可痛。

當下娘兒兩個商議定了。其母又道：「我兒，和你要私走，只恐門前兩個牌軍，是殿帥府撥來伏侍

你的；他若得知，須走不脫。」王進道：「不妨，母親放心，兒子自有道理措置他。」

當下日晚未昏，王進先叫張牌入來，分付道：「你先喫了些晚飯，我使你一處去幹事。」張牌道：「教頭使小人那裏去？」王進道：「我因前日病患，許下酸棗門外嶽廟裏香願，明日早要去燒炷頭香。你可今晚先去分付廟祝，教他來日早些開廟門，等我來燒炷頭香，就要三牲，獻劉李王。你就廟裏歇了等我。」張牌答應，先喫了晚飯，叫了安置，望廟中去了。

當夜子母二人，收拾了行李，衣服，細軟，銀兩，做一擔兒打挾了。又裝兩個料袋，袱駝，拴在馬上的。等到五更，天色未明，王進教起李牌，分付道：「你與我將這些銀兩，去嶽廟裏，和張牌買個三牲煮熟，在那裏等候。我買些紙燭，隨後便來。」李牌將銀子望廟中去了。

王進自去備了馬，牽出後槽，將料袋袱駝搭上，把索子拴縛牢了，牽在後門外，扶娘上了馬。家中粗重都棄了，鎖上前後門，挑了擔兒，跟在馬後。趁五更天色未明，乘勢出了西華門，取路望延安府來。

且說兩個牌軍，買了福物煮熟，在廟等到已牌，也不見來。李牌心焦，走回到家中尋時，見鎖了門，兩頭無路。尋了半日，並無有人。看看待晚，嶽廟裏張牌疑忌，一直奔回家來。又和李牌尋了一黃昏，看看黑

了。兩個見他當夜不歸，又不見他老娘。次日，兩個牌軍又去他親戚之家訪問，亦無尋處。兩個恐怕連累，只得去殿帥府首告：『王教頭棄家在逃，子母不知去向。』高太尉見告，大怒道：『賊配軍在逃，看那廝待走那裏去。』隨即押下文書，行開諸州各府，捉拿逃軍王進。二人首告，免其罪責，不在話下。

且說王教頭母子二人，自離了東京，在路免不得飢餐渴飲，夜住曉行，在路上一月有餘。忽一日，天色將晚，王進挑着擔兒，跟在娘的馬後，口裏與母親說道：『天可憐見，慚愧了我子母兩個，脫了這天羅地網之厄。此去延安府不遠了。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也拿不着了。』子母兩個歡喜，在路上不覺錯過了宿頭。走了這一晚，不遇着一處村坊，那裏去投宿是好！正沒理會處，只見遠遠地林子裏閃出一道燈光來。王進看了道：『好了，遮莫去那裏陪個小心，借宿一宵，明日早行。』當時轉入林子裏來看時，卻是一所大莊院，一週遭都是土牆，牆外卻有二三百株大柳樹。看那莊院，但見：

前通官道，後靠溪岡。一週遭青縷如烟，四下裏綠陰似染。轉屋角牛羊滿地，打麥場鵝鴨成羣。田園廣野，負備莊客有千人；家眷軒昂，女使兒童難計數。正是家有餘糧雞犬飽，戶多書籍子孫賢。

當時王教頭來到莊前，敲門多時，只見一個莊客出來。王進放下擔兒，與他施禮。莊客道：『來俺莊

上有甚事？」王進答道：「實不相瞞：小人母子二人，貪行了些路程，錯過了宿店，來到這裏，前不巴村，後不巴店，欲投貴莊，借宿一宵，明日早行。依例拜納房金，萬望週全方便。」莊客道：「既是如此，且等一等，待我去問莊主太公，肯時，但歇不妨。」王進又道：「大哥方便。」莊客入去多時，出來說道：「莊主太公教你兩個入來。」王進請娘下了馬。王進挑着擔兒，就牽了馬，隨莊客到裏面打麥場上，歇下擔兒，把馬拴在柳樹上。母子二人，直到草堂上來見太公。

那太公年近六旬之上，鬚髮皆白，頭戴遮塵煖帽，身穿直縫寬衫，腰繫阜絲縲，足穿熟皮靴。王進見了便拜，太公連忙道：「客人休拜，你們是行路的人，辛苦風霜，且坐一坐。」王進母子兩個敘禮罷，都坐定。太公問道：「你們是那裏來的？如何昏晚到此？」王進答道：「小人姓張，原是京師人。今來消折了本錢，無可營用，要去延安府投奔親眷。不想今日路上貪行了些程途，錯過了宿店，欲投貴莊，假宿一宵，來日早行。房金依例拜納。」太公道：「不妨，如今世上人，那個頂着房屋走哩！你母子二位，敢未打火，叫莊客安排飯來。」沒多時，就廳上放開條桌子，莊客托出一桶盤，四樣菜蔬，一盤牛肉，鋪放桌上，先燙酒來篩下。太公道：「村落中無甚相待，休得見怪。」王進起身謝道：「小人母子無故相擾，此恩難報。」太公道：

「休這般說，且請喫酒。」一面勸了五七杯酒，搬出飯來。二人喫了，收拾碗碟。太公起身，引王進子母到客房裏安歇。王進告道：「小人母親騎的頭口，相煩寄養，草料望乞應付，一併拜酬。」太公道：「這個不妨，我家也有頭口騾馬，教莊客牽出後槽，一發喂養。」王進謝了，挑那擔兒，到客房裏來。莊客點上燈火，一面提湯來洗了脚。太公自回裏面去了。王進子母二人謝了莊客，掩上房門，收拾歇息。次日，睡到天曉，不見起來。莊主太公來到客房前過，聽得王進子母在房裏聲喚。太公問道：「客官，天曉好起了。」王進聽得，慌忙出房來，見太公施禮，說道：「小人起多時了。夜來多多攪擾，甚是不當。」太公問道：「誰人如此聲喚？」王進道：「實不相瞞，太公說：老母鞍馬勞倦，昨夜心痛病發。」太公道：「既然如此，客人休要煩惱，教你老母且在老夫莊上住幾日。我有個醫心疼的方，叫莊客去縣裏撮藥來，與你老母親喫。教他放心，慢慢地將息。」王進謝了。

話休絮繁，自此王進子母二人在太公莊上服藥。住了五七日，覺得母親病患痊了，王進收拾要行。當日因來後槽看馬，只見空地上，一個後生脫膊着，刺着一身青龍，銀盤也似一個面皮，約有十八九歲，拿條棒在那裏使。王進看了半晌，不覺失口道：「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綻，贏不得真好漢。」那後

生聽得大怒，喝道：『你是甚麼人？敢來笑話我的本事？俺經了七八個有名的師父，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攖一攖麼？』

說猶未了，太公到來，喝那後生：『不得無禮。』那後生道：『叵耐這廝笑話我的棒法。』太公道：『客人莫不會使鎗棒？』王進道：『頗曉得些。敢問長上，這後生是宅上何人？』太公道：『是老漢的兒子。』王進道：『既然是宅內小官人，若愛學時，小人點撥他端正如何？』太公道：『恁地時，十分好。』便教那後生來拜師父。那後生那裏肯拜，心中越怒道：『阿爹，休聽這廝胡說。若喫他贏得我這條棒時，我便拜他爲師。』王進道：『小官人若是不當村時，較量一棒耍子。』那後生就空地當中，把一條棒使得風車兒似轉，向王進道：『你來，你來，怕的不算好漢。』王進只是笑，不肯動手。太公道：『客官既是肯教小頑時，使一棒何妨。』王進笑道：『恐衝撞了令郎時，須不好看。』太公道：『這個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也是他自作自受。』

王進道：『恕無禮。』去鎗架上拿了一條棒在手裏，來到空地上，使個旗鼓，那後生看了一看，拿條棒滾將入來，逕奔王進。王進托地拖了棒便走，那後生輪着棒又趕入來。王進回身，把棒望空地裏劈將

下來。那後生見棒劈來，用棒來隔。王進卻不打下來，將棒一掣，卻望後生懷裏直拗將來，只一繳，那後生的棒丟在一邊，撲地望後倒了。王進連忙撇了棒，向前扶住道：『休怪休怪。』

那後生爬將起來，便去旁邊掇條凳子，納王進坐，便拜道：『我枉自經了許多師家，原來不值半分。師父，沒奈何，只得請教。』王進道：『我母子二人，連日在此攪擾宅上，無恩可報，當以效力。』太公大喜，教那後生穿了衣裳，一同來後堂坐下。叫莊客殺一個羊，安排了酒食果品之類，就請王進的母親一同赴席。四個人坐定，一面把盞，太公起身勸了一杯酒，說道：『師父如此高強，必是個教頭，小兒有眼不識泰山。』王進笑道：『好不廝欺，悄不廝瞞，小人不姓張。俺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的便是，這鎗棒終日搏弄。爲因新任一個高太尉，原被先父打翻，今做殿帥府太尉，懷挾舊讎，要奈何王進。小人不合屬他所管，和他爭不得，只得子母二人逃上延安府，去投托老種經略相公處勾當。不想來到這裏，得遇長上父子二位如此看待；又蒙救了老母病患，連日管顧，甚是不當。既然令郎肯學時，小人一力奉教。只是令郎學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陣無用，小人從新點撥他。』太公見說了，便道：『我兒，可知輸了，快來再拜師父。』那後生又拜了王進。正是：

好爲師患負虛名，

心服應難以力爭。

只有胸中真本事，

能令頑劣拜先生。

太公道：「教頭在上，老漢祖居在這華陰縣界，前面便是少華山。這村便喚做史家村，村中總有三百四百家，都姓史。老漢的兒子從小不務農業，只愛刺鎗使棒，母親說他不得，嘔氣死了，老漢只得隨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錢財，投師父教他，又請高手匠人與他刺了這身花繡，肩臂胸膛總有九條龍，滿縣人口順，都叫他做「九紋龍」史進。教頭今日既到這裏，一發成全了他亦好。老漢自當重重酬謝。」王進大喜道：「太公放心。既然如此說時，小人一發教了令郎方去。」自當日爲始，喫了酒食，留住王教頭母子二人在莊上。史進每日求王教頭點撥十八般武藝，一一從頭指教。那十八般武藝：

矛鎚弓弩銃，

鞭簡劍鏈搥。

斧鉞并戈戟，

牌棒與鎗松。

話說這史進每日在莊上管待王教頭母子二人，指教武藝。史太公自去華陰縣中承當里正，不在話下。不覺荏苒光陰，早過半年之上，正是：

窗外日光彈指過，

席間花影坐前移。

一杯未進笙歌送，

階下辰牌又報時。

前後得半年之上，史進打這十八般武藝，從新學得十分精熟。多得王進盡心指教，點撥得件件都有奧妙。王進見他學得精熟了，自思：『在此雖好，只是不了。』一日想起來，相辭要上延安府去。史進那裏肯放，說道：『師父只在此間過了，小弟奉養你母子二人，以終天年，多少是好！』王進道：『賢弟，多蒙你好心，在此十分之好，只恐高太尉追捕到來，負累了你，不當穩便，以此兩難。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着在老種經略處勾當，那裏是鎮守邊庭，用人之際，足可安身立命。』

史進并太公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一個筵席送行。托出一盤兩個段子，一百兩花銀謝師。次日，王進收拾了擔兒，備了馬，子母二人，相辭史太公。王進請娘乘了馬，望延安府路途進發。史進叫莊客挑了擔兒，親送十里之程，心中難捨。史進當時拜別了師父，灑淚分手，和莊客自回。王教頭依舊自挑了擔兒，跟着馬，和娘兩個，自取關西路里去了。

話中不說王進去投軍役，只說史進回到莊上，每日只是打熬氣力，亦且壯年，又沒老小，半夜三更

起來演習武藝，白日裏只在莊後射弓走馬。不到半載之間，史進父親太公，染病患症，數日不起。史進使人遠近請醫士看治，不能痊可，嗚呼哀哉，太公歿了。史進一面備棺槨盛殮，請僧修設好事，追齋理七，薦拔太公。又請道士建立齋醮，超度生天，整做了十數壇好事功果道場，選了吉日良時，出喪安葬。滿村中三四百史家莊戶，都來送喪掛孝，埋殯在村西山上祖墳內了。史進家自此無人管業。史進又不肯務農，只要尋人使家生，較量鎗棒。

自史太公死後，又早過了三四個月日。時當六月中旬，炎天正熱。那一日，史進無可消遣，捉個交牀，坐在打麥場邊柳陰樹下乘涼。對面松林透過風來，史進喝采道：『好涼風！』正乘涼哩，只見一個人探頭探腦，在那裏張望。史進喝道：『作怪！誰在那裏張俺莊上？』史進跳起身來，轉過樹背後，打一看時，認得是獵戶『標兔』李吉。史進喝道：『李吉，張我莊內做甚麼？莫不來相腳頭？』李吉向前聲喏道：『大郎，小人要尋莊上矮丘乙郎喫碗酒，因見大郎在此乘涼，不敢過來衝撞。』

史進道：『我且問你：往常時，你只是擔些野味，來我莊上賣，我又不曾虧了你，如何一向不將來賣與我？敢是欺負我沒錢？』李吉答道：『小人怎敢？一向沒有野味，以此不敢來。』史進道：『胡說！偌大一

個少華山，恁地廣闊，不信沒有個獐兒兔兒！李吉道：『大郎原來不知，如今近日上面添了一夥強人，扎下一個山寨，在上面聚集着五七百個小嘍囉，有百十匹好馬。爲頭那個大王，喚作「神機軍師」！朱武，第二個喚做「跳澗虎」！陳達，第三個喚做「白花蛇」！楊春。這三個爲頭，打家劫舍，華陰縣裏禁他不得，出三千貫賞錢召人拿他，誰敢上去惹他？因此上小人們不敢上山打捕野味，那討來賣？』史進道：『我也聽得說有強人，——不想那廝們如此大弄，必然要惱人。——李吉，你今後有野味時，尋些來。』李吉唱個喏，自去了。

史進歸到廳前，尋思：『這廝們大弄，必要來躡惱村坊。——既然如此……』便叫莊客揀兩頭肥水牛來殺了，莊內自有造下的好酒，先燒了一陌順溜紙，便叫莊客去請這當村裏三四百史家莊戶，都到家中草堂上序齒坐下，教莊客一面把盞勸酒。史進對衆人說道：『我聽得少華山上有三個強人，聚集着五七百小嘍囉，打家劫舍，這廝們既然大弄，必然早晚要來俺村中囉哩。我今特請你衆人來商議，倘若那廝們來時，各家準備。我莊上打起梆子，你衆人可各執鎗棒，前來救應。你各家有事，亦是如此。遞相救護，共保村坊。如若強人自來，都是我來理會。』衆人道：『我等村農，只靠大郎做主，梆子響時，誰敢

不來？」當晚衆人謝酒，各自分散，回家準備器械。自此史進修整門戶牆垣，安排莊院，設立幾處梆子，拴束衣甲，整頓刀馬，隄防賊寇，不在話下。

且說少華山寨中三個頭領，坐定商議，爲頭的『神機軍師』朱武，那人原是定遠人氏，能使兩口雙刀，雖無十分本事，卻精通陣法，廣有謀略，有八句詩單道朱武好處：

道服裁棕葉，

雲冠剪鹿皮。

臉紅雙眼俊，

面白細髯垂。

陣法方諸葛，

陰謀勝范蠡。

華山誰第一，

朱武號『神機』。

第二個好漢姓陳，名達，原是鄴城人氏，使一條出白點鋼鎗，亦有詩讚道：

力健聲雄性麤鹵，

丈二長鎗撒如雨。

鄴中豪傑霸華陰，

陳達人稱『跳澗虎』。

第三個好漢姓楊，名春，蒲州解良縣人氏，使一口大桿刀，亦有詩讚道：

腰長臂瘦力堪誇，

到處刀鋒亂撒花。

鼎立華山真好漢，

江湖名播『白花蛇』。

當與朱武，陳達，楊春說道：『如今我聽知華陰縣裏出三千貫賞錢，召人捉我們。誠恐來時，要與他廝殺。只是山寨錢糧欠少，如何不去劫擄些來，以供山寨之用，聚積些糧食在寨裏，防備官軍來時，好和他打熬。』『跳澗虎』陳達道：『說得是。如今便去華陰縣裏，先問他借糧，看他如何。』『白花蛇』楊春道：『不要華陰縣去，只去蒲城縣，萬無一失。』陳達道：『蒲城縣人戶稀少，錢糧不多，不如只打華陰縣，那裏人民豐富，錢糧廣有。』楊春道：『哥哥不知，若去打華陰縣時，須從史家村過。——那個『九紋龍』史進是個大蟲，不可去撩撥他。——他如何肯放我們過去？』陳達道：『兄弟好懦弱！一個村坊過去不得，怎地敢抵敵官軍？』楊春道：『哥哥不可小覷了他，那人端的了得。』朱武道：『我也曾聞他十分英雄——說這人真有本事，——兄弟休去罷。』陳達叫將起來，說道：『你兩個閉了鳥嘴！長別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他只是一個人，須不三頭六臂，我不信。』喝叫小廝囉：『快備我的馬來。如今便去先打史家莊，後取華陰縣。』朱武楊春再三諫勸，陳達那裏肯聽！隨即披掛上馬，點了一百四五十小廝囉，鳴鑼播

鼓下山，望史家村去了。

且說史進正在莊前整製刀馬，只見莊客報知此事。史進聽得，就莊上敲起梆子來。那莊前莊後，莊東莊西，三四百史家莊戶，聽得梆子響，都拖鎗拽棒，聚起三四百人，一齊都到史家莊上。看了史進頭戴一字巾，身披朱紅甲，上穿青錦襖，下著抹綠靴，腰繫皮胳膊，前後鐵掩心，一張弓，一壺箭，手裏拿一把三尖兩刃，四竅八環刀。莊客牽過那匹火炭赤馬，史進上了馬，綽了刀，前面擺着三四十壯健的莊客，後面列着八九十村蠢的鄉夫，各史家莊戶，都跟在後頭，一齊納喊，直到村北路口。

那少華山陳達引了人馬，飛奔到山坡下，便將小嘍囉擺開。史進看時，見陳達頭戴乾紅凹面巾，身披裏金生鐵甲，上穿一領紅裋襖，脚穿一對弔墩靴，腰繫七尺攢線胳膊，坐騎一匹高頭白馬，手中橫着丈八點鋼矛。小嘍囉兩勢下納喊，二員將就馬上相見。陳達在馬上看着史進，欠身施禮。史進喝道：『汝等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犯着迷天大罪，都是該死的人。你也須有耳朵，——好大膽！——直來太歲頭上動土！』陳達在馬上答道：『俺山寨裏欠少些糧食，欲往華陰縣借糧，經由貴莊，假一條路，並不敢動一根草，可放我們過去，回來自當拜謝。』史進道：『胡說！俺家現當里正，正要來拿你這夥賊，今日倒來經

由我村中過，卻不拿你，倒放你過去，本縣知道，須連累於我。」陳達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相煩借一條路。」史進道：「甚麼閒話！我便肯時，有一個不肯，你問得他肯便去。」陳達道：「好漢，教我問誰？」

史進道：「你問得我手裏這口刀肯，便放你去。」陳達大怒道：「趕人不要趕上，休得要逞精神！」

史進也怒，輪手中刀，驟坐下馬，來戰陳達。陳達也拍馬挺鎗，來迎史進。兩個交馬，但見：

一來一往，一上一下。一來一往，有如深水戲珠龍；一上一下，卻似半巖爭食虎。「九紋龍」忿怒，

三尖刀只望頂門飛；「跳澗虎」生嗔，丈八矛不離心坎刺。好手中間逞好手，紅心裏面奪紅心。

史進陳達兩個鬪了多時，史進賣個破綻，讓陳達把鎗望心窩裏搠來，史進卻把腰一閃，陳達和鎗攔入懷裏來，史進輕舒猿臂，款紐狼腰，只一挾，把陳達輕輕摘離了嵌花鞍，款款揪住了線胳膊，只一丟，丟落地，那匹戰馬撥風也似去了。史進叫莊客將陳達綁縛了，衆人把小嘍囉一趕都走了。史進回到莊上，將陳達綁在庭心內柱上，等待一發，拿了那兩個賊首，一併解官請賞。且把酒來賞了衆人，教且權散。衆人喝采，不枉了史大郎如此豪傑。

休說衆人歡喜飲酒，卻說朱武楊春兩個，正在寨裏猜疑，捉摸不定，且教小嘍囉再去打聽消息，只

見同去的人牽着空馬，奔到山前，只叫道：「苦也！陳家哥哥不聽二位哥哥所說，送了性命。」朱武問其緣故，小嘍囉備說交鋒一節——怎當史進英雄！朱武道：「我的言語不聽，果有此禍。」楊春道：「我們盡數都去，與他死拚如何？」朱武道：「亦是不可。他尙自輸了，你如何拚得他過？我有一條苦計，若救他不得，我和你都休。」楊春問道：「如何苦計？」朱武附耳低言說道：「只除恁地……」楊春道：「好計！我和你便去，事不宜遲。」

再說史進正在莊上忿怒未消，只見莊客飛報道：「山寨裏朱武楊春自來了。」史進道：「這厮合休，我教他兩個一發解官。快牽馬過來。」一面打起梆子，衆人早都到來。史進上了馬，正待出莊門，只見朱武楊春步行，已到莊前，兩個雙雙跪下，擎着兩眼淚。史進下馬來喝道：「你兩個跪下如何說？」朱武哭道：「小人等三個，累被官司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當初發願道：『不求同日生，只願同日死。』雖不及關張劉備的義氣，其心則同。今日小弟陳達不聽好言，誤犯虎威，已被英雄擒捉在貴莊，無計懇求，今來一逕就死，望英雄將我三人，一發解官請賞，誓不皺眉。我等就英雄手內請死，並無怨心。」史進聽了，尋思道：「他們直恁義氣。我若拿他去解官請賞時，反教天下好漢們恥笑我不英雄。自古道：『大蟲不喫』」

伏肉。」史進便道：「你兩個且跟我進來。」朱武楊春並無懼怯，隨了史進，直到後廳前跪下，又教史進綁縛。史進三回五次叫起來，他兩個那裏肯起來。惺惺惜惺惺，好漢識好漢。史進道：「你們既然如此義氣深重，我若送了你們，不是好漢，我放陳達還你如何？」朱武道：「休得連累了英雄，不當穩便，寧可把我們去解官請賞。」史進道：「如何使得？」——你肯喫我酒食麼？」朱武道：「一死尚然不懼，何況酒肉乎？」有詩爲證：

姓名各異死生同，

慷慨偏多計較空。

只爲衣冠無義俠，

遂令草澤見奇雄。

當時史進大喜，解放陳達，就後廳上座，置酒設席，管待三人。朱武、楊春、陳達拜謝大恩。酒至數杯，少添春色。酒罷，三人謝了史進，回山去了。史進送出莊門，自回莊上。

卻說朱武等三人歸到寨中坐下，朱武道：「我們不是這條苦計，怎得性命在此？雖然救了一人，卻也難得史進，爲義氣上，放了我們。過幾日備些禮物送去，謝他救命之恩。」話休絮繁。過了十數日，朱武等三人收拾得三十兩蒜條金，使兩個小嘍囉，乘月黑夜送去史家莊上。當夜初更時分，小嘍囉敲門，莊

客報知史進，史進火急披衣，來到莊前，問小嘍囉：『有甚話說？』小嘍囉道：『三個頭領再三拜覆，特地使小校進些薄禮，酬謝大郎不殺之恩，不要推却，望乞笑留。』取出金子，遞與史進。初時推却，次後尋思道：『既然好意送來，受之爲當。』叫莊客置酒，管待小校喫了半夜酒，把些零碎銀兩，賞了小校，回山去了。又過半月有餘，朱武等三人在寨中商議擄掠得一串好大珠子，又使小嘍囉連夜送來史家莊上，史進受了，不在話下。

又過了半月，史進尋思道：『也難得這三個敬重我，我也備些禮物回奉他。』次日，叫莊客尋個裁縫，自去縣裏買了三疋紅錦，裁成三領錦襖子；又揀肥羊，煮了三個，將大盒子盛了，委兩個莊客去送。史進莊上，有個爲頭的莊客王四，此人頗能答應官府，口舌利便，滿莊人都叫他做『賽伯當』。史進教他同一個得力莊客，挑了盒擔，直送到山下。小嘍囉問了備細，引到山寨裏，見了朱武等三個頭領，大喜，受了錦襖子，并肥羊酒禮，把十兩銀子，賞了莊客。每人喫了十數碗酒，下山回歸莊內，見了史進，說道：『山上頭領，多多上覆。』史進自此常常與朱武等三人往來，不時間，只是王四去山寨裏送物事，不則一日。寨裏頭領也頻頻地使人送金銀來與史進。

荏苒光陰，時遇八月中秋到來。史進要和三人說話，約至十五夜，來莊上賞月取酒。先使莊客王四，齋一封請書，直去少華山上，請朱武，陳達，楊春來莊上赴席。王四馳書逕到山寨裏，見了三位頭領，下了來書。朱武看了大喜，三個應允，隨即寫封回書，賞了王四五兩銀子，喫了十來碗酒。王四下得山來，正撞着時常送物事來的小嘍囉，一把抱住，那裏肯放。又拖去山路邊村酒店裏，喫了十數碗酒。王四相別了回莊，一面走着，被山風一吹，酒卻湧上來，浪浪踉踉，一步一攔。走不到十里之路，見座林子，奔到裏面，望着那綠茸茸莎草地上撲地倒了。原來『標兔』李吉，正在那山坡下張兔兒，認得是史家莊上王四，趕入林子裏來扶他，那裏扶得動！只見王四胳膊裏突出銀子來，李吉尋思道：『這廝醉了，那裏討得許多！何不拿他些？』也是天罡星合當聚會，自然生出機會來。李吉解那胳膊，望地下只一抖，那封回書和銀子都抖出來。李吉拿起，頗識幾字，將書折開看時，見上面寫着少華山朱武，陳達，楊春，中間多有兼文帶武的言語，卻不識得，只認得三個名字。李吉道：『我做獵戶，幾時能勾發跡，算命道我今年有大財，卻在這裏。華陰縣裏見出三千貫賞錢，捕捉他三個賊人。叵耐史進那廝，前日我去他莊上尋矮丘乙郎，他道我來相腳頭躡盤，你原來倒和賊人來往！』銀子并書都拿去了，望華陰縣裏來出首。

卻說莊客王四，一覺直睡到二更，方醒覺來，看見月光微微照在身上，喫了一驚，跳將起來，卻見四邊都是松樹；便去腰裏摸時，胳膊和書都不見了。四下裏尋時，只見空胳膊在莎草地上，王四只管叫苦。尋思道：『銀子不打緊，這封回書，卻怎生好？正不知被甚人拿去了？』眉頭一縱，計上心來。自道：『若向去莊上說脫了回書，大郎必然焦躁，定是趕我出去，不如只說不會有回書，那裏查照。』計較定了，飛也似取路歸來莊上，卻好五更天氣。史進見王四回來，問道：『你緣何方纔歸來？』王四道：『托主人福蔭，寨中三個頭領，都不肯放，留住王四喫了半夜酒，因此回來遲了。』史進又問：『曾有回書否？』王四道：『三個頭領要寫回書，卻是小人道：「三位頭領既然準來赴席，何必回書？小人又有杯酒，路上恐有些失支脫節，不是耍處。」』史進聽了大喜，說道：『不枉了諸人叫做「賽伯當」，真個了得。』王四應道：『小人怎敢差遲，路上不會住脚，一直奔回莊上。』史進道：『既然如此，教人去縣裏買些果品，案酒伺候。』

不覺中秋節至，是日晴明得好。史進當日分付家中莊客，宰了一腔大羊，殺了百十個雞鶩，準備下酒食筵宴。看看天色晚來，怎見得好個中秋，但見：

午夜初長，黃昏已半，一輪月掛如銀。冰盤如晝，賞玩正宜人。清影十分圓滿，桂花玉兔交響。簾櫳高捲，金杯頻勸酒，歡笑賀昇平。年年當此節，酩酊醉醺醺。莫辭終夕飲，銀漢露華新。

且說少華山上朱武，陳達，楊春三個頭領，分付小嘍囉看守寨棚，只帶三五個做伴，將了朴刀，各跨口腰刀，不騎鞍馬，步行下山，逕來到史家莊上。史進接着，各敘禮罷，請入後園，莊內已安排下筵宴。史進請三位頭領上坐，史進對席相陪。便叫莊客把前後莊門拴了。一面飲酒，莊內莊客，輪流把盞，一邊割羊勸酒。酒至數杯，卻早東邊推起那輪明月，但見：

桂花離海嶠，雲葉散天衢。彩霞照萬里如銀，素魄映千山似水。影橫曠野，驚獨宿之烏鴉；光射平湖，照雙棲之鴻雁。冰輪展出三千里，玉兔平吞四百州。

史進正和三個頭領在後園飲酒，賞玩中秋，敘說舊話新言，只聽得牆外一聲喊起，火把亂明，史進大驚，跳起身來分付：『三位賢友且坐，待我去看。』喝叫莊客：『不要開門！』掇條梯子，上牆打一看時，只見是華陰縣縣尉在馬上，引着兩個都頭，帶着三四百士兵，圍住莊院。史進和三個頭領只管叫苦，外面火把光中，照見鋼叉，朴刀，五股叉，留客住，擺得似麻林一般。兩個都頭口裏叫道：『不要走了強賊。』

不是這夥人來捉史進，并三個頭領，有分教，史進先殺了一兩個人，結識了十數個好漢。直使天罡地煞，一齊相會，直教蘆花深處屯兵士，荷葉陰中治戰船。畢竟史進與三個頭領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話說當時史進道：『卻怎生是好？』朱武等三個頭領跪下答道：『哥哥，你是乾淨的人，休爲我等連累了大郎。可把索來綁縛我三個，出去請賞，免得負累了你不好看。』史進道：『如何使得！恁地時，是我賺你們來，捉你請賞，枉惹天下人笑。我若是死時，與你們同死，活時同活。你等起來，放心，別作圓便。且等我問個來歷緣故情由。』

史進上梯子問道：『你兩個都頭，何故半夜三更來劫我莊上？』那兩個都頭答道：『大郎，你兀自賴哩！見有原告人李吉在這裏。』史進喝道：『李吉，你如何誣告平人？』李吉應道：『我本不知，林子裏拾得王四的回書，一時間把在縣前看，因此事發。』史進叫王四問道：『你說無回書，如何卻又有書？』王

四道：『便是小人一時醉了，忘記了回書。』史進大喝道：『畜生，卻怎生好？』外面都頭人等，懼怕史進了得，不敢奔入莊裏來捉人。三個頭領把手指道：『且答應外面。』史進會意，在梯子上叫道：『你兩個都頭都不要鬧動，權退一步，我自綁縛出來，解官請賞。』那兩個都頭卻怕史進，只得應道：『我們都是沒事的，等你綁出來，同去請賞。』史進下梯子，來到廳前，先叫王四，帶進後園，把來一刀殺了。喝教許多莊客，把莊裏有的沒的細軟等物，即便收拾，盡教打疊起了，一壁點起三四十個火把。莊裏史進和三個頭領，全身披掛，鎗架上各人跨了腰刀，拿了朴刀，拽扎起；把莊後草屋點着，莊客各自打拴了包裹。外面見裏面火起，都奔來後面看。且說史進就中堂又放起火來，大開了莊門，納聲喊，殺將出來。

史進當頭，朱武楊春在中，陳達在後，和小嘍囉，并莊客，一衝一撞，指東殺西。史進卻是個大蟲，那裏攔當得住！後面火光亂起，殺開條路，衝將出來，正迎着兩個都頭并李吉。史進見了大怒，『讎人相見，分外眼明。』兩個都頭見頭勢不好，轉身便走。李吉也卻待回身，史進早到，手起一朴刀，把李吉斬做兩段。兩個都頭正待走時，陳達楊春趕上，一家一朴刀，結果了兩個性命。縣尉驚得跑馬走回去了，衆士兵那裏敢向前，各自逃命散了，不知去向。史進引着一行人，且殺且走，衆官兵不敢趕來，各自散了。史進和朱

武，陳達，楊春，并莊客人等，都到少華山上寨內坐下，喘息方定。朱武等到寨中，忙叫小嘍囉，一面殺牛宰馬，賀喜飲宴，不在話下。

一連過了幾日，史進尋思：『一時間要救三人，放火燒了莊院，雖是有些細軟家財，簾重什物，盡皆沒了。』心內躊躇，在此不了。開言對朱武等說道：『我的師父王教頭，在關西經略府勾當。我先要去尋他，只因父親死了，不會去得。今來家私莊院廢盡，我如今要去尋他。』朱武三人道：『哥哥休去，只在我寨中且過幾時，又作商議。若哥哥不願落草時，待平靜了，小弟們與哥哥重整莊院，再作良民。』史進道：『雖是你們的好情分，只是我心去意難留。我若尋得師父，也要那裏討個出身，求半世快樂。』朱武道：『哥哥便在此間做個寨主，卻不快活！只恐寨小，不堪歇馬。』史進道：『我是個清白好漢，如何肯把父母遺體來點汙了？你勸我落草，再也休題。』史進住了幾日，定要去，朱武等苦留不住。史進帶去的莊客，都留在山寨；只自收拾了些少碎銀兩，打拴一個包裹，餘者多的盡數寄留在山寨。史進頭戴白范陽氈大帽，上撒一撮紅纓，帽兒下裏一頂渾青抓角軟頭巾，項上明黃縷帶，身穿一領白紵絲兩上領戰袍，腰繫一條揸五指梅紅攢線膾膊，青白間道行纏絞脚，襯着踏山透土多耳麻鞋，跨一口銅鈹磬口鴈翎刀，

背上包裹，提了朴刀，辭別朱武等三人。衆多小嘍囉都送下山來，朱武等洒淚而別，自回山寨去了。

只說史進提了朴刀，離了少華山，取路投關西五路，望延安府路上來。但見：

崎嶇山嶺，寂寞孤村。披雲霧夜宿荒林，帶曉月朝登險道。落日趨行聞犬吠，嚴霜早促聽雞鳴。

史進在路，免不得饑食渴飲，夜住曉行，獨自一個行了半月之上，來到渭州。『這裏也有一個經略府，莫非師父王教頭在這裏？』史進便入城來，看時，依然有六街三市。只見一個小小茶坊，正在路口。史進便入茶坊裏來，揀一副坐位坐了。茶博士問道：『客官，喫甚茶？』史進道：『喫個泡茶。』茶博士點個泡茶，放在史進面前。史進問道：『這裏經略府在何處？』茶博士道：『只在前面便是。』史進道：『借問經略府內有個東京來的教頭王進麼？』茶博士道：『這府裏教頭極多，有三四個姓王的，不知那個是王進？』

道猶未了，只見一個大漢，大踏步竟入走進茶坊裏來。史進看他時，是個軍官模樣，怎生結束，但見：頭裹芝麻羅萬字頂頭巾，腦後兩個太原府紐絲金環，上穿一領鸚哥綠紵絲戰袍，腰繫一條文武雙股鴉青緋，足穿一雙鷹爪皮四縫乾黃靴。生得面圓耳大，鼻直口方，腮邊一部貉鬚鬚鬚；身

長八尺，腰闊十圍。

那人入到茶坊裏面坐下。茶博士便道：「客官要尋王教頭，只問這個提轄，便都認得。」史進忙起身施禮道：「官人請坐拜茶。」那人見了史進長大魁偉，像條好漢，便來與他施禮。兩個坐下。史進道：「小人大膽，敢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洒家是經略府提轄，姓魯，諱個達字。敢問阿哥，你姓甚麼？」史進道：「小人是華州華陰縣人氏，姓史，名進。請問官人，小人有個師父，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姓王名進，不知在此經略府中有也無？」魯提轄道：「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甚麼「九紋龍」史大郎？」史進拜道：「小人便是。」魯提轄連忙還禮，說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你要尋王教頭，莫不是在東京惡了高太尉的王進？」史進道：「正是那人。」魯達道：「俺也聞他名字。那個阿哥不在這裏。洒家聽得說，他在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處勾當。俺這渭州，卻是小種經略相公鎮守，那人不在這裏。你既是史大郎時，多聞你的好名字，你且和我上街去喫杯酒。」魯提轄挽了史進的手，便出茶坊來。魯達回頭道：「茶錢洒家自還你。」茶博士應道：「提轄但喫不妨，只顧去。」

兩個挽了胳膊，出得茶坊來，上街行得三五十步，只見一簇衆人圍住白地上。史進道：「兄長，我們

看一看。』分開人衆看時，中間裏一個人，仗着十來條棍棒，地上攤着十數個膏藥，一盤子盛着，插把紙標兒在上面，卻原來是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的。史進看了，卻認的他，原來是教史進開手的師父，叫做『打虎將』李忠。史進就人叢中叫道：『師父，多時不見。』李忠道：『賢弟，如何到這裏？』魯提轄道：『既是史大郎的師父，同和俺去喫三杯。』李忠道：『待小子賣了膏藥，討了回錢，一同和提轄去。』魯達道：『誰耐煩等你？你去便同去。』李忠道：『小人的衣飯，無計奈何。提轄先行，小人便尋將來。賢弟，你和提轄先行一步。』魯達焦躁，把那看的人，一推一交，便罵道：『這廝們夾着屁眼撒開，不去的，洒家便打。』衆人見是魯提轄，一閃都走了。李忠見魯達兇猛，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道：『好急性的人。』當下收拾了行頭藥囊，寄頓了鎗棒，三個人轉彎抹角，來到州橋之下，一個潘家有名的酒店。門前挑出望竿，掛着酒旆，漾在空中飄蕩。怎見得好座酒肆，有詩爲證：

風拂烟籠錦旆揚，

太平時節日初長。

能添壯士英雄膽，

善解佳人愁悶腸。

三尺曉垂楊柳外，

一竿斜插杏花旁。

男兒未遂平生志，

且樂高歌入醉鄉。

三人上到潘家酒樓上，揀個濟楚閣兒裏坐下。魯提轄坐了主位，李忠對席，史進下首坐了。酒保唱了喏，認得是魯提轄，便道：『提轄官人，打多少酒？』魯達道：『先打四角酒來，一面鋪下菜蔬，果品，按酒。』又問道：『官人，喫甚下飯？』魯達道：『問甚麼？但有，只顧賣來，一發算錢還你。這廝只顧來聒噪。』酒保下去，隨即燙酒上來；但是下口肉食，只顧將來，擺一桌子。三個酒至數杯，正說些閒話，較量些鎗法，說得入港，只聽得隔壁閣子裏有人哽哽咽咽啼哭，魯達焦躁，便把碟兒，盞兒，都丟在樓板上。酒保聽得，慌忙上來看時，見魯提轄氣憤憤地。酒保抄手道：『官人要甚東西？分付買來。』魯達道：『酒家要甚麼？你也須認的洒家，卻恁地教甚麼人在間壁吱吱的哭，攪俺弟兄們喫酒。洒家須不會少了你酒錢！』酒保道：『官人息怒，小人怎敢教人啼哭，打攪官人喫酒。這個哭的，是綽酒座兒唱的父子兩人。不知官人們在此喫酒，一時間自苦了啼哭。』魯提轄道：『可是作怪！你與我喚的他來。』

酒保去叫，不多時，只見兩個到來：前面一個十八九歲的婦人，背後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兒，手裏拿串拍板，都來到面前。看那婦人，雖無十分的容貌，也有些動人的顏色。但見：

鬢鬆雲髻，插一枝青玉簪兒；嫵娜纖腰，繫六幅紅羅裙子。素白舊衫籠雪體，淡黃軟襪襯弓鞋。蛾眉緊蹙，汪汪淚眼落珍珠；粉面低垂，細細香肌消玉雪。若非兩病雲愁，定是懷憂積恨。

那婦人拭着眼淚，向前來深深的道了三個萬福。那老兒也都相見了。魯達問道：「你兩個是那裏人家？爲甚啼哭？」那婦人便道：「官人不知，容奴告稟：奴家是東京人氏。因同父母來這渭州，投奔親眷，不想搬移南京去了。母親在客店裏染病身故，子父二人，流落在此生受。此間有個財主，叫做「鎮關西」鄭大官人，因見奴家，便使強媒硬保，要奴作妾。誰想寫了三千貫文書，虛錢實契，要了奴家身體。未及三個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將奴趕打出來，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錢三千貫。父親懦弱，和他爭執不得，他又有錢有勢。當初不會得他一文，如今那討錢來還他？沒計奈何，父親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兒，來這裏酒樓上趕座子。每日但得些錢來，將大半還他，留些少子父們盤纏。這兩日酒客稀少，違了他錢限，怕他來討時，受他羞恥。子父們想起這苦楚來，無處告訴，因此啼哭。不想誤觸犯了官人，望乞恕罪，高擡貴手。」

魯提轄又問道：「你姓甚麼？在那個客店裏歇？那個「鎮關西」鄭大官人在那裏住？」

老兒答道：『老漢姓金，排行第二；孩兒小字翠蓮；鄭大官人，便是此間狀元橋下賣肉的鄭屠，綽號「鎮關西」。老漢父子兩個，只在前面東門裏魯家客店安下。』

魯達聽了道：『吓！俺只道那個鄭大官人，卻原來是殺豬的鄭屠。這個腌臢潑才，投托着俺小种經略相公門下做個肉舖戶，卻原來這等欺負人！』回頭看着李忠，史進道：『你兩個且在這裏，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廝便來。』史進，李忠抱住勸道：『哥哥息怒，明日卻理會。』兩個三回五次勸得他住。

魯達又道：『老兒，你來，洒家與你些盤纏，明日便回東京去如何？』父子兩個告道：『若是能勾回鄉去時，便是重生父母，再長爺娘。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鄭大官人須着落他要錢。魯提轄道：『這個不妨事，俺自有道理。』便去身邊摸出五兩來銀子，放在桌上，看着史進道：『洒家今日不會多帶得些出來，你有銀子，借些與俺，洒家明日便送還你。』史進道：『直甚麼，要哥哥還。』去包裹裏取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桌上。魯達看着李忠道：『你也借些出來與洒家。』李忠去身邊摸出二兩來銀子。魯提轄看了見少，便道：『也是個不爽利的人。』魯達只把這十五兩銀子與了金老，分付道：『你父子兩個將去做盤纏，一面收拾行李，俺明日清早來，發付你兩個起身，看那個店主人敢留你！』金老并女兒拜

謝去了。

魯達把這二兩銀子丟還了李忠。三人再喫了兩角酒，下樓來叫道：『主人家，酒錢酒家明日送來還你。』主人家連聲應道：『提轄只顧自去，但喫不妨，只怕提轄不來賒。』三個人出了潘家酒肆，到街上分手，史進，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只說魯提轄回到經略府前下處，到房裏，晚飯也不喫，氣憤憤的睡了。主人家又不敢問他。

再說金老得了這一十五兩銀子，回到店中，安頓了女兒。先去城外遠處覓下一輛車兒，回來收拾了行李，還了房宿錢，算清了柴米錢，只等來日天明。當夜無事。次早五更起來，子父兩個先打火做飯，喫罷，收拾了，天色微明，只見魯提轄大踏步入店裏來，高聲叫道：『店小二，那裏是金老歇處？』小二哥道：『金公，提轄在此尋你。』金老開了房門，便道：『提轄官人，裏面請坐。』魯達道：『坐甚麼？你去便去，等甚麼？』金老引了女兒，挑了擔兒，作謝提轄，便待出門，店小二攔住道：『金公，那裏去？』魯達問道：『他少你房錢？』小二道：『小人房錢，昨夜都算還了。須欠鄭大官人典身錢，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哩！』魯提轄道：『鄭屠的錢，酒家自還他。你放這老兒還鄉去。』那店小二那裏肯放。魯達大怒，捲開五指，去

那小二臉上只一掌，打的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復一拳，打下當門兩個牙齒。小二扒將起來，一道烟走向店裏去躲了。店主人那裏敢出來攔他。金老父子兩個，忙忙離了店中，出城自去尋昨日覓下的車兒去了。且說魯達尋思：恐怕店小二趕去攔截他，且向店裏掇條橈子，坐了兩個時辰。約莫金公去的遠了，方纔起身，逕到狀元橋來。

且說鄭屠開着兩間門面，兩副肉案，懸掛着三五片豬肉。鄭屠正在門前櫃身內坐定，看那十來個刀手賣肉。魯達走到面前，叫聲「鄭屠」。鄭屠看時，見是魯提轄，慌忙出櫃身來唱喏道：「提轄恕罪。」便叫副手掇條橈子來，「提轄請坐。」魯達坐下道：「奉着經略相公鈞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見半點肥的在上頭。」鄭屠道：「使得，你們快選好的，切十斤去。」魯提轄道：「不要那等腌臢廝們動手，你自與我切。」鄭屠道：「說得是。小人自切便了。」自去肉案上，揀下十斤精肉，細細切做臊子。那店小二把手帕包了頭，正來鄭屠家報說金老之事，卻見魯提轄坐在肉案門邊，不敢攏來，只得遠遠的立住，在房簷下望。這鄭屠整整的自切了半個時辰，用荷葉包了道：「提轄，教人送去。」魯達道：「送甚麼？且住！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見些精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臊子。」鄭屠道：「卻纔精的，怕府裏要裹餛飩，肥

的臊子何用？」魯達睜着眼道：「相公鈞旨，分付洒家，誰敢問他？」鄭屠道：「是合用的東西，小人切便了。」又選了十斤實標的肥肉，也細細的切做臊子，把荷葉來包了。整弄了一早晨，卻得飯罷時候。那店小二那裏敢過來，連那正要買肉的主顧，也不敢攏來。鄭屠道：「着人與提轄拿了，送將府裏去。」魯達道：「再要十斤寸金軟骨，也要細細地剝做臊子，不要見些肉在上面。」鄭屠笑道：「卻不是特地來消遣我！」魯達聽罷，跳起身來，拿着那兩包臊子在手裏，睜眼看着鄭屠道：「洒家特地要消遣你。」把兩包臊子，劈面打將去，卻似下了一陣的肉雨。鄭屠大怒，兩條忿起，從腳底下直衝到頂門心頭。那一把無明業火焰騰騰的按納不住，從肉案上搶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將下來。魯提轄早拔步在當街上，衆鄰舍并十來個火家，那個敢向前來勸。兩邊過路的人都立住了腳，和那店小二也驚的呆了。

鄭屠右手拿刀，左手便來要揪魯達，被這魯提轄就勢按住左手，趕將入去，望小腹上只一脚，騰地踢倒在當街上。魯達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着那醋鉢兒大小拳頭，看着這鄭屠道：「洒家始投老種經略相公，做到關西五路廉訪使，也不枉了叫做「鎮關西」。你是個賣肉的操刀屠戶，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鎮關西」！你如何強騙了金翠蓮？」撲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鮮血迸流，鼻子歪在半邊，卻便

似開了個油醬鋪，鹹的，酸的，辣的，一發都滾出來。鄭屠掙不起來，那把尖刀，也丟在一邊，口裏只叫打得好。魯達罵道：『直娘賊，還敢應口。』提起拳頭來，就眼眶際眉稍只一拳，打得眼稜縫裂，烏珠迸出，也似開了個彩帛鋪的，紅的，黑的，絳的，都綻將出來。兩邊看的人，懼怕魯提轄，誰敢向前來勸！鄭屠當不過討饒。魯達喝道：『咄！你是個破落戶，若是和俺硬到底，洒家到饒了你；你如何對俺討饒，洒家偏不饒你。』又只一拳，太陽上正着，卻似做了一個全堂水陸的道場，磬兒，鉢兒，鐺兒，一齊響。魯達看時，只見鄭屠挺在地下，口裏只有出的氣，沒了入的氣，動彈不得。魯提轄假意道：『你這廝詐死，洒家再打。』只見面皮漸漸的變了。魯達尋思道：『俺只指望痛打這廝一頓，不想三拳真個打死了他。洒家須喫官司，又沒人送飯，不如及早撒開。』拔步便走，回頭指着鄭屠屍道：『你詐死，洒家和你慢慢理會。』一頭罵，一頭大踏步去了。街坊鄰舍，并鄭屠的火家，誰敢向前來攔他。魯提轄回到下處，急急捲了些衣服，盤纏，細軟，銀兩；但是舊衣籠重，都棄了。提了一條齊眉短棒，奔出南門，一道煙走了。

且說鄭屠家中衆人，救了半日不活，嗚呼死了。老小鄰人，逕來州衙告狀。正直府尹，陞廳接了狀子，看罷道：『魯達係是經略府提轄，不敢擅自逕來捕捉兇身。』府尹隨即上轎，來到經略府前，下了轎子，

把門軍士，入去報知。經略聽得，教請到廳上，與府尹施禮罷。經略問道：『何來？』府尹稟道：『好教相公得知，府中提轄魯達，無故用拳打死市上鄭屠。不曾稟過相公，不敢擅自捉拿兇身。』經略聽說，喫了一驚，尋思道：『這魯達雖好武藝，只是性格龔鹵，今番做出人命事，俺如何護得短？須教他推問使得。』經略回府尹道：『魯達這人，原是我父親老經略處軍官，爲因俺這裏無人幫護，撥他來做個提轄。既然犯了人命罪過，你可拿他依法度取問。如若供招明白，擬罪已定，也須教我父親知道，方可斷決，怕日後父親處邊上要這個人時，卻不好看。』府尹稟道：『下官問了情由，合行申稟老經略相公知道，方敢斷遣。』

府尹辭了經略相公，出到府前，上了轎，回到州衙裏，陞廳坐下，便喚當日緝捕使臣押下文書，捉拿犯人魯達。當時王觀察領了公文，將帶二十來個做公的人，逕到魯提轄下處。只見房主人道：『卻纔挖了些包裹，提了短棒出去了。小人只道奉着差使，又不敢問他。』王觀察聽了，教打開他房門看時，只有些舊衣舊裳，和些被臥在裏面。王觀察就帶了房主人，東西四下裏去跟尋，州南走到州北，捉拿不見。王觀察又捉了兩家隣舍，并房主人，同到州衙廳上回話道：『魯提轄懼罪在逃，不知去向，只拿得房主人并鄰舍在此。』府尹見說，且教監下；一面教拘集鄭屠家鄰佑人等，點了件作行人，着仰本地坊官人并

坊廂里正，再三檢驗已了。鄭屠家自備棺木盛殮，寄在寺院。一面疊成文案，一壁差人仗限緝捕兇身；原告人保領回家；鄰佑仗斷，有失救應；房主人并下處鄰舍，止得個不應。魯達在逃，行開個海捕急遞的文书，各路追捉；出賞錢一千貫，寫了魯達的年甲貫址形貌，到處張緝；一千人等疎放聽候。鄭屠家親人，自去做孝，不在話下。

且說魯達自離了渭州，東逃西奔，急急忙忙，卻似：

失羣的孤鴈，趁月明獨自貼天飛；漏網的活魚，乘水勢翻身衝浪躍。不分遠近，豈顧高低。心忙撞倒路行人，脚快有如臨陣馬。

這魯提轄急急忙忙行過了幾處州府，正是『逃生不避路，到處便爲家。』自古有幾般『饑不擇食，寒不擇衣，慌不擇路，貧不擇妻。』魯達心慌搶路，正不知投那裏去的是，一迷地行了半月之上，在路卻走到代州鴈門縣。入得城來，見這市井鬧熱，人煙輳集，車馬駢馳，一百二十行經商買賣，諸物行貨都有，端的整齊，雖然是個縣治，勝如州府。魯提轄正行之間，不覺見一簇人衆圍住了十字街口看榜。但見：扶肩搭背，交頸並頭；紛紛不辨賢愚，擾擾難分貴賤。張三蠢胖，不識字只把頭搖；李四矮矬，看別

人也將脚踏。白頭老叟，盡將拐棒拄髭鬚；綠鬢書生，卻把文房抄款目。行行總是蕭何法，句句俱依律令行。

魯達看見衆人看榜，挨滿在十字路口，也鑽在人叢裏聽時，魯達卻不識字，只聽得衆人讀道：『代州鴈門縣依奉太原府指揮使司，該准渭州文字，捕捉打死鄭屠犯人魯達，卽係經略府提轄。如有人停藏在家宿食，與犯人同罪；若有人捕獲前來，或首告到官，支給賞錢一千貫文……』魯提轄正聽到那裏，只聽得背後一個人大叫道：『張大哥，你如何在這裏？』攔腰抱住，扯離了十字路口。不是這個人看見了，橫拖倒拽將去，有分教，魯提轄剃除頭髮，削去髭鬚，倒換過殺人姓名，禱惱殺諸佛羅漢。直教禪杖打開危險路，戒刀殺盡不平人。畢竟扯住魯提轄的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國家圖書館



000435732



.46

4

籍